



重庆周旋

《长江三部曲》之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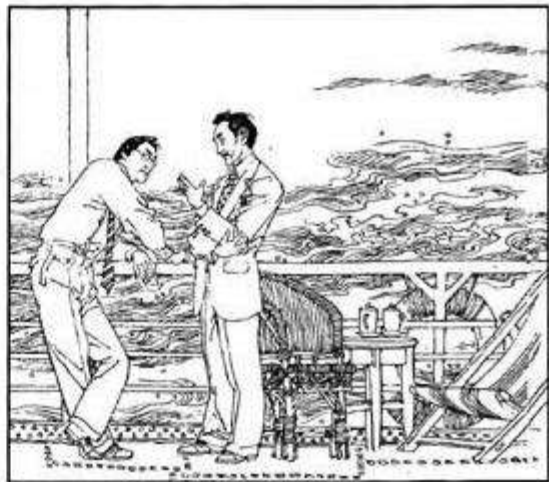
连环画《长江三部曲》之五

重 庆 周 旋

根据鄢国培同名小说

郑桂兰 文

汪国新 画



 卡通之窗
www.cartoonwin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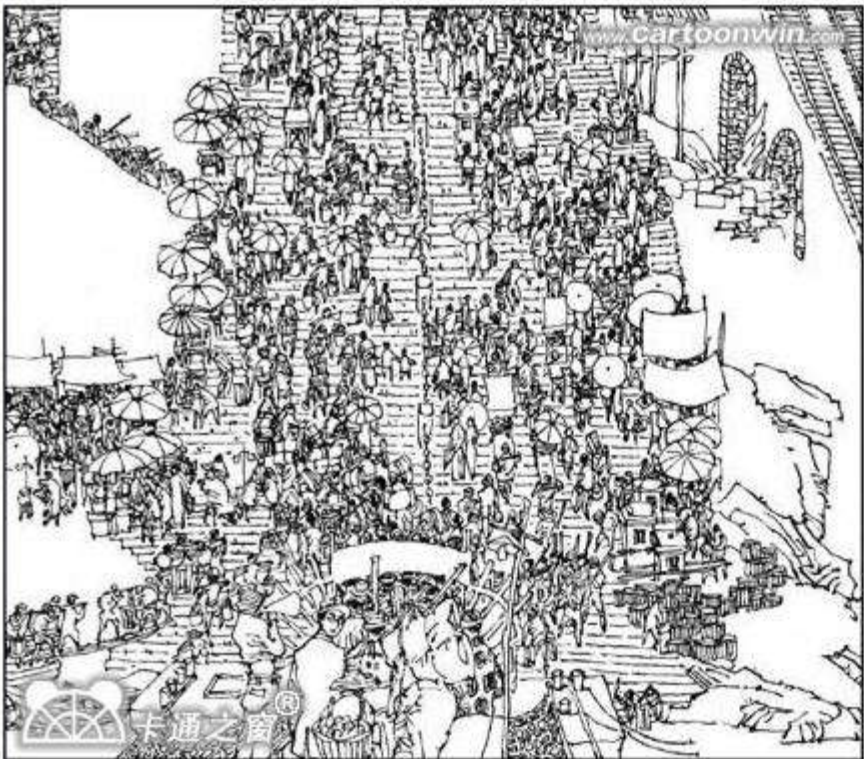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 卡通之窗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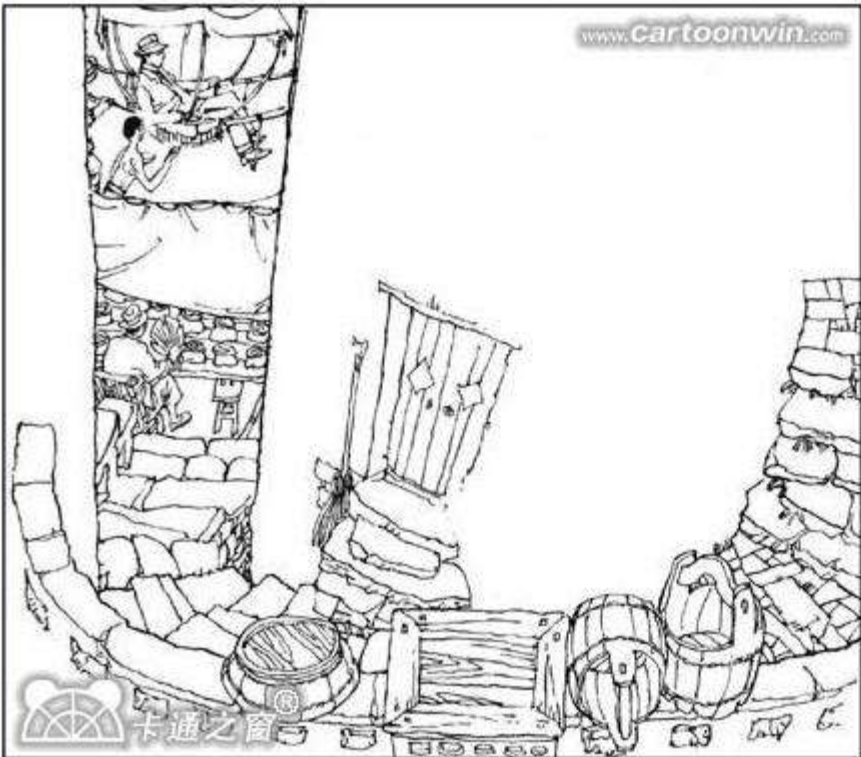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提 要

动荡年代、风雨飘摇。涪陵轮船公司为了抗拒外商和官僚资本的吞食，不得不与竞争多年的对手民成公司合并。为了在合并谈判桌上获得平等地位，朱佳富施放烟幕，虚与周旋，讨价还价。为了攀上一门洋亲，他把丫头春燕逼上绝路；为了扩大资本，他不择手段将岳父的资产据为己有。本集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，活脱脱地表现出朱佳富的雄心、贪婪、谋略和怯弱，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典型形象。





1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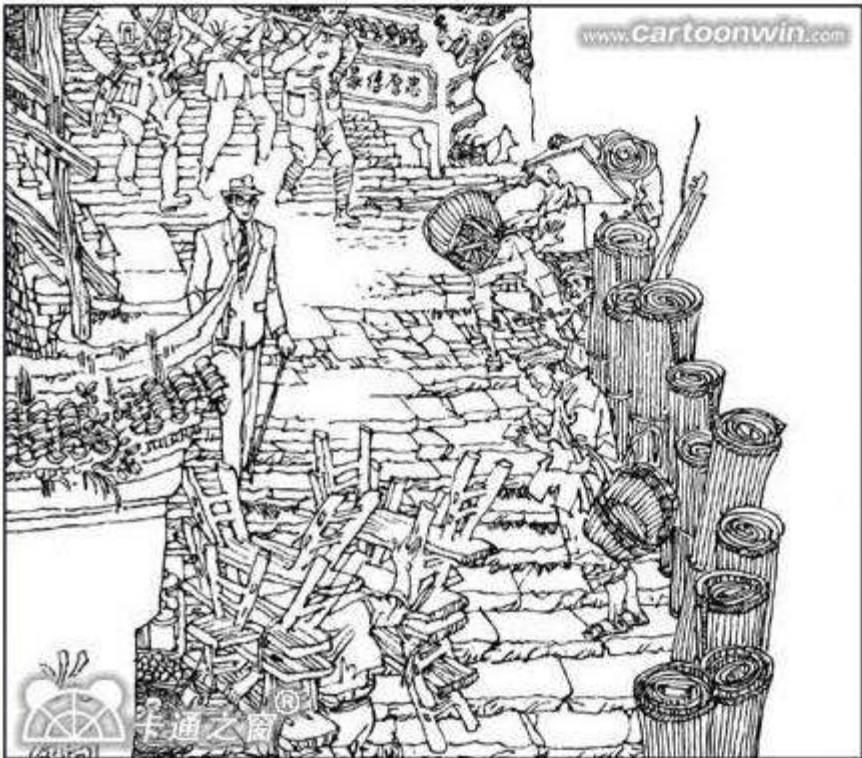
2. 朱佳富啊
朱佳富，你什
么时候认过
输！这次洽谈
合并，就任凭
民成公司杀价
吗？





3. 朱佳富啊朱佳富，“民成”执川江航运牛耳，又拥有工厂、矿山，涪陵公司穷途末路，能有讨价还价资格吗？

4. 朱佳富啊
朱佳富，当初
投奔陆祖福，
简直视你如废
物，为与他一
见高低，方才
应聘涪陵。如
今你又吃回头
草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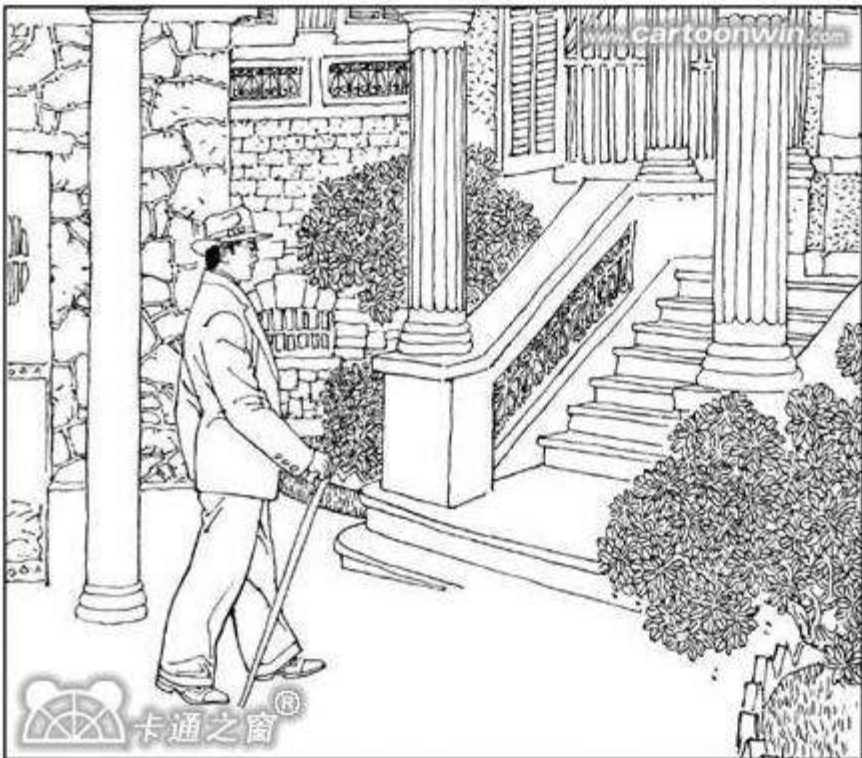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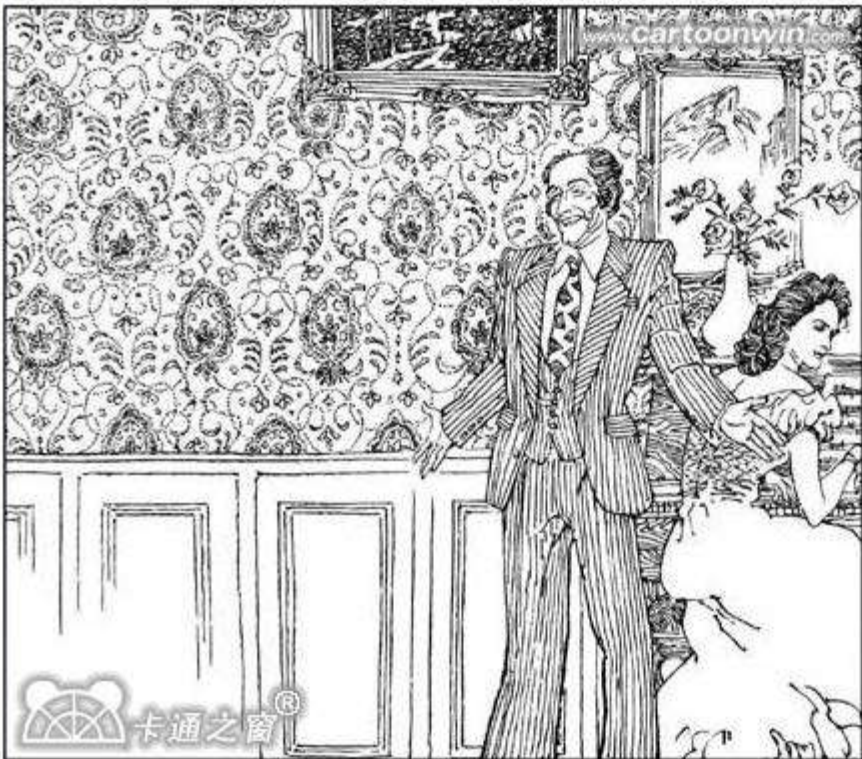
5. 受命前来谈判的朱佳富，一到重庆反复自问。最后自劝自慰：当年诸葛亮，在刘备败退汉津时舌战群儒，联吴抗曹，不辱使命。高伦欲与劲敌合并，我也定要报他知遇之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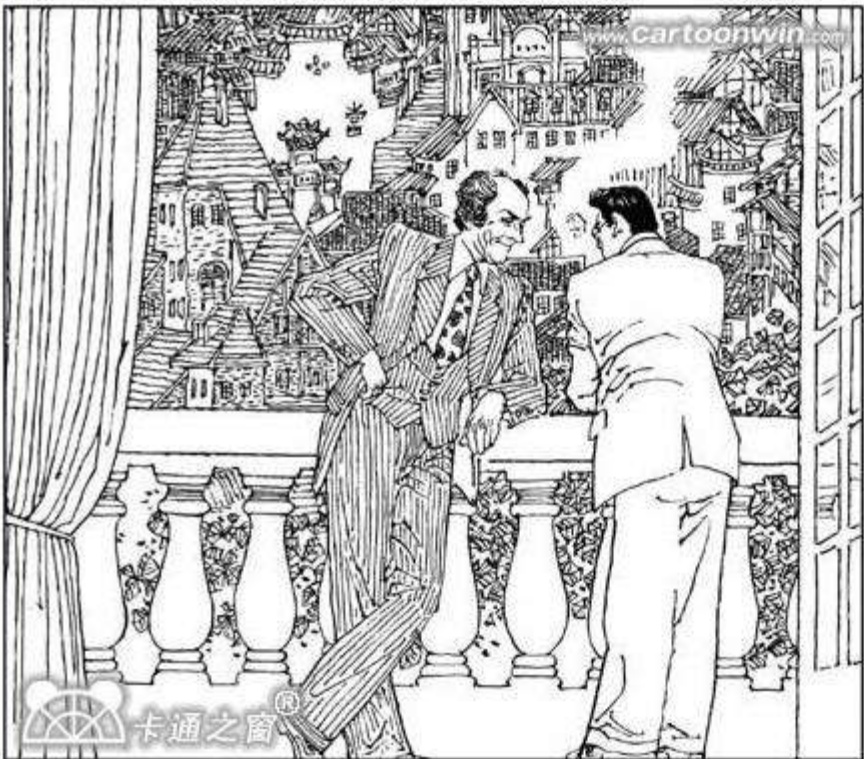
6. 为“知己知彼”，他四下调查，见日本人办的日清公司售票摊前，每张船票送把东洋伞，买票的仍然寥寥无几。而对面“民成”售票窗前，却列成了购票的长队。

7. 是什么在驱使人民呢？朱佳富究其原因，原来陆祖福有一千人马，到处宣传“民成”图强自救，把帝国列强赶出川江的兴办宗旨。他深深叹服：民心可用！难怪“民成”独秀一枝！



8. 掌握“民成”现状后，朱佳富神采飞扬地前往英商汇丰银行，他想借行长彼特利克出面，抬高身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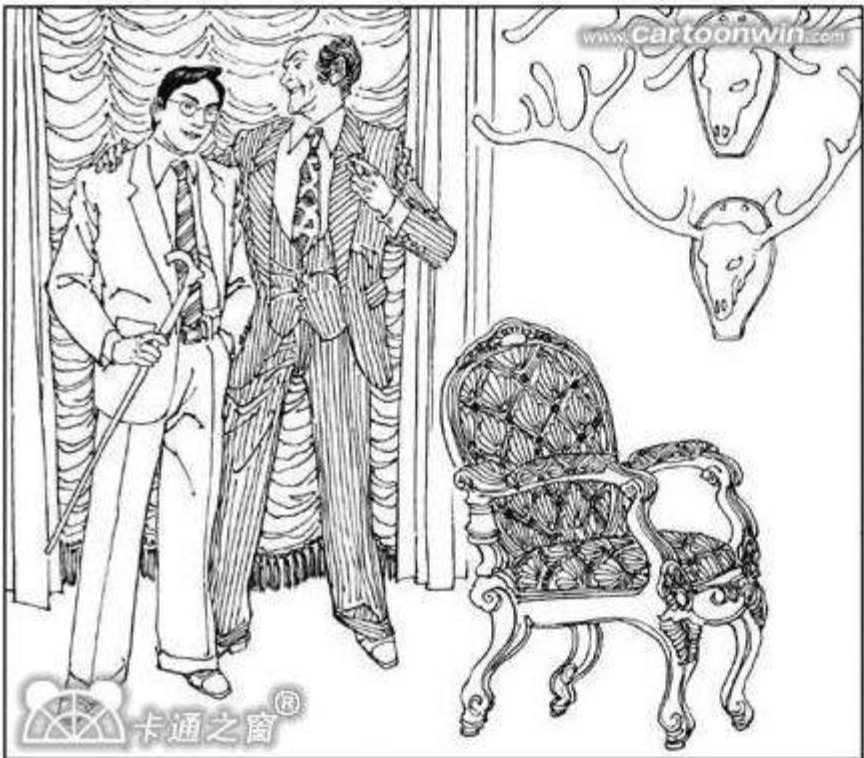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9. 见到彼特利克，他从伦敦的雨，扯到重庆的雾，尔后说明来意，不免难堪。彼特利克却笑眯眯的应承：

“你我是剑桥大学的校友，客气什么？”如此爽快，连那弹琴的洋美人也觉得诧异。

10. 彼特利克支开洋美人，更爽快了，挤挤眼说：“师兄，我喜欢东方美人，听说你身边的春燕女士像水仙，能不能……”



11. 朱佳富想用外交辞令拒绝，但沉吟片刻，改变了主意：在这动荡年月，攀上一门洋商大有好处。何况春燕是个丫头，我收养她多年，也是收获时节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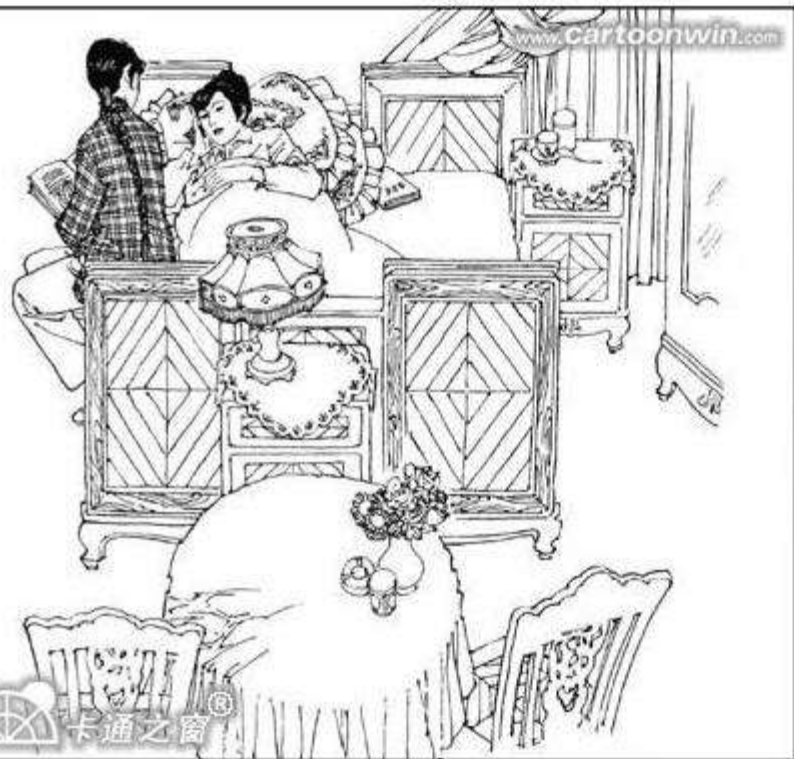
12. 朱佳富答应尽力成全。彼特利克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说：“你我成了校友加联襟至亲，我会竭力为朱先生效劳的。”

13. 即日，朱佳富返回涪陵，与妻子宝瑜商量此事。宝瑜听说彼特利克是基督教徒，有学问的硕士，便产生了好感。但她又觉不妥：“他四十多岁，春燕不过十七呀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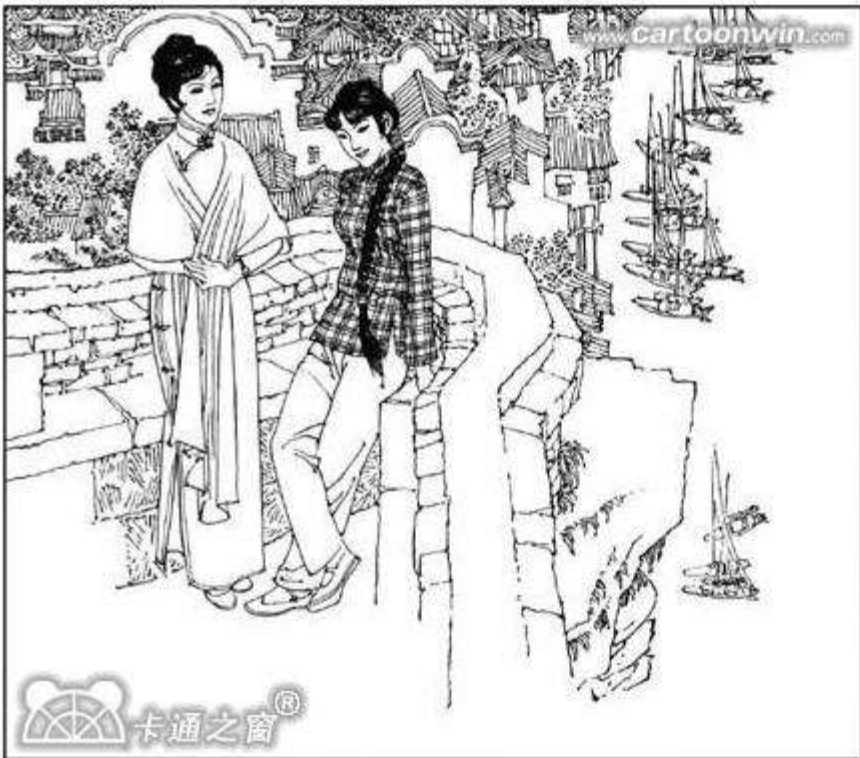
14. “年龄悬殊，这在欧美社会是常见的。多少漂亮丫头嫁给阔老头做姨太太。若嫁给穷人，会终身不得温饱……”朱佳富说得宝瑜渐渐心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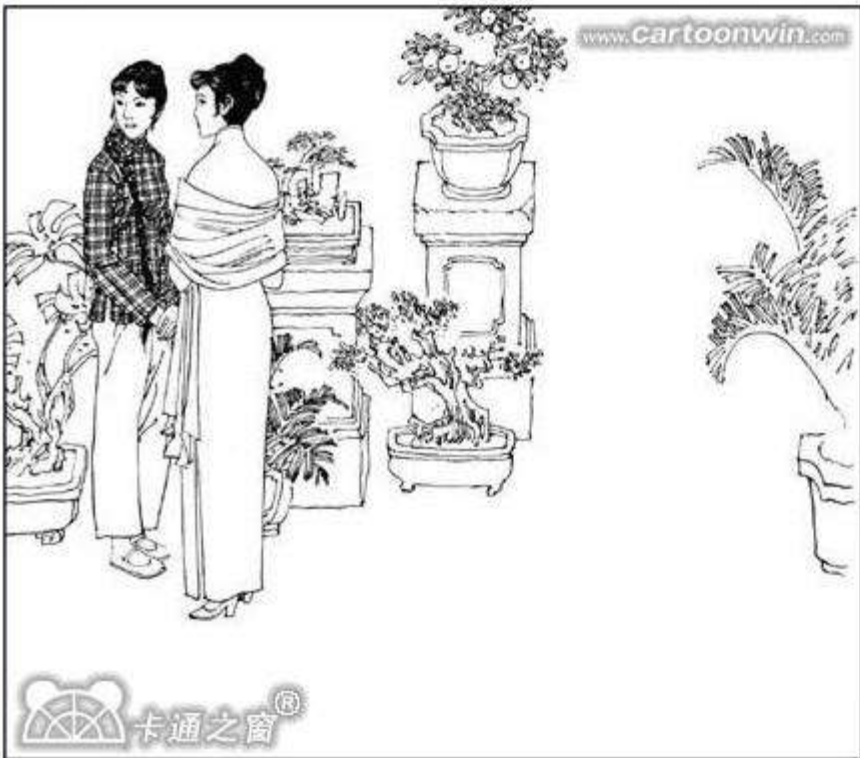
15. 想到春燕就要离去，宝瑜怅然若失。当初被继母逼嫁时，是春燕伴她逃婚；与家人音讯断绝，却只有春燕知心啊！她彻夜感伤落泪，终于病倒了。



16. 春燕哪知小姐的心事，整天守候床前替她解闷。姐妹一般的亲情，使宝瑜更觉凄然。



17. 春燕本是个孤女。她五岁丧父失母，随阿哥去上海求生，小船行到钱塘江，不料被浪冲翻。幸亏她抱了个葫芦，才免于死。此后被杨家收为丫头，她以感恩的心情服侍杨宝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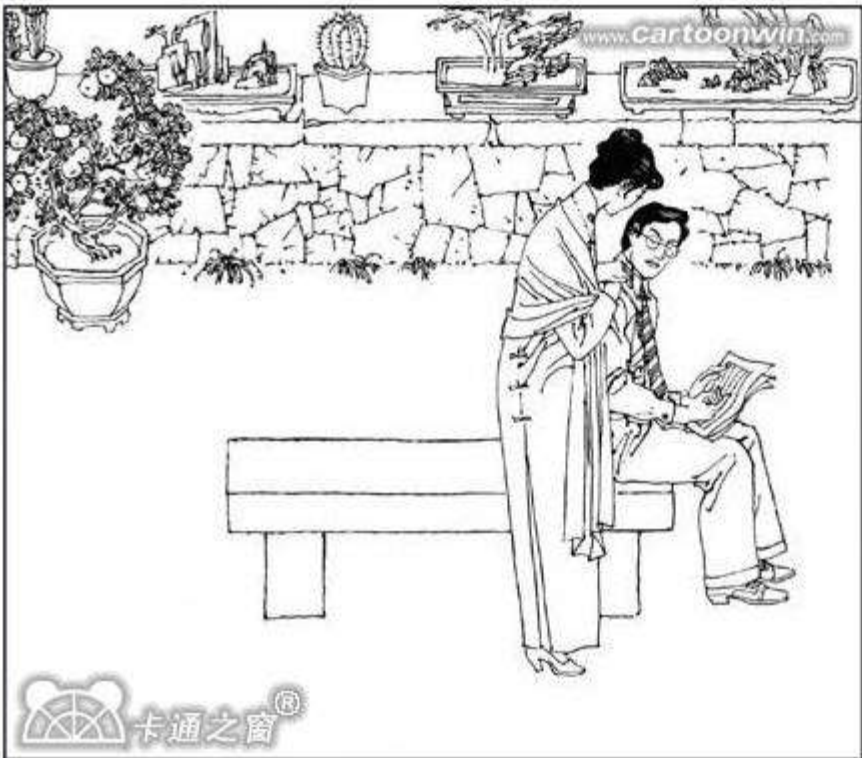


18. 宝瑜经不住丈夫催促。这日散步，她试探着对春燕谈起婚姻之事，刚开个头，春燕说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就陪伴小姐一辈子。”



19. 见她带着稚气的姣好面容，宝瑜也感到这桩婚事别扭，转念一想：春燕被父亲收养，是上帝安排，基督教徒看上她，也是上帝意旨。宝瑜正要劝说，邮差在喊取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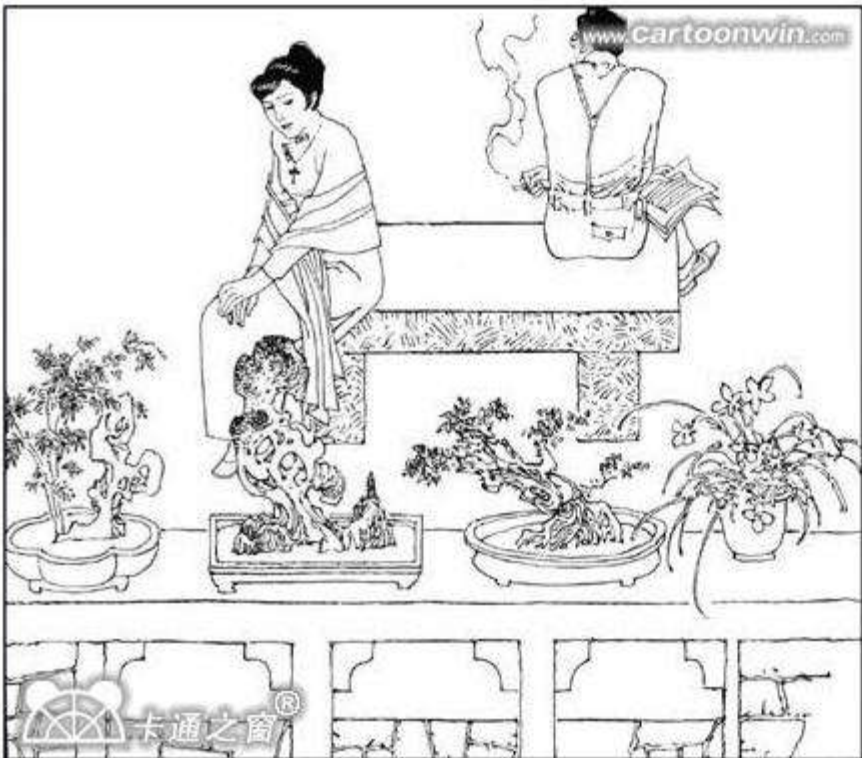
20. 信是宝瑜
别离七年的弟
弟写来的。她
激动得微微发
抖，擦着泪
说：“少爷来
信，说日本人
就要占领上
海，要把丝厂
迁到四川来
呢！”



21. 春燕见小姐难得欢愉，也被感动了。一会儿，她又失神地说：“少爷和老爷一来，小姐就不再孤独了。”宝瑜没在意她变换的神情，催促去把朱先生叫来。



22. 朱佳富以为说妥了春燕的事，笑着走下楼来。当知道是岳父要求帮忙迁厂时，他陡然变了脸色，手指掸着信纸问：“太太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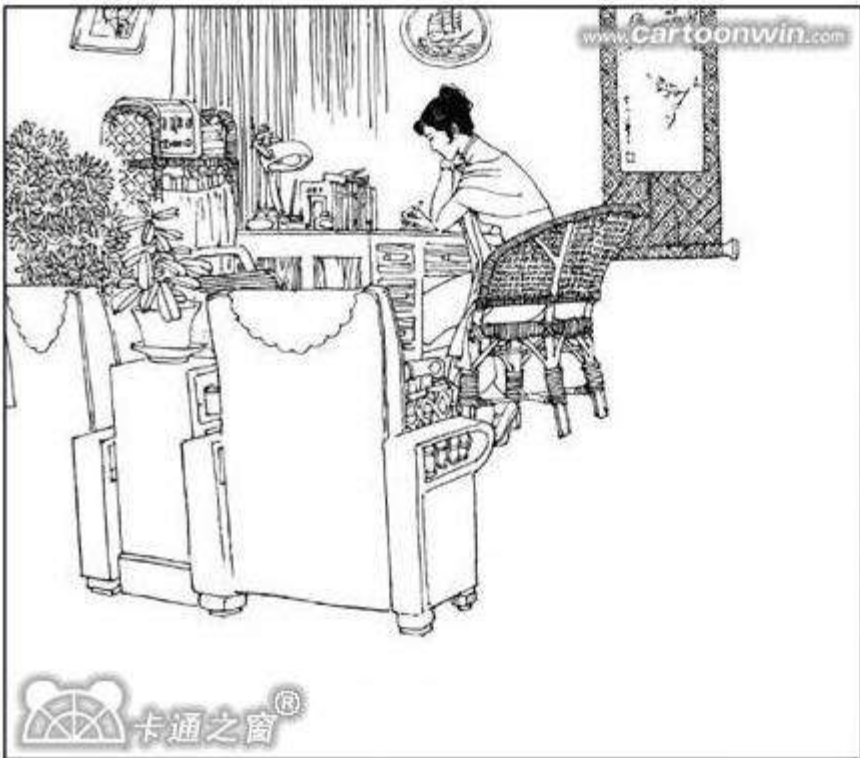


23. “与他们和解，一个基督徒是不该记仇的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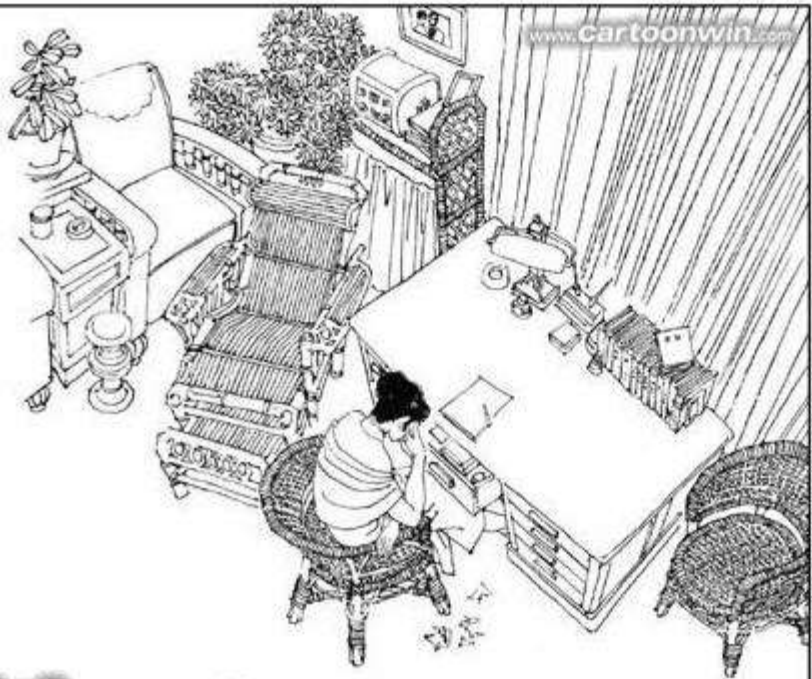
“哼！他今天也会找我这个不称心的女婿。太太能宽恕，我没学会宽恕有负于我的人！”



24. 宝瑜见他因报复而快慰，伤心极了，近乎哀求地说：“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。父亲是反对过我们结合。可我并没有嫌你清贫……”朱佳富一听到“清贫”二字，不禁动了真气：“妇人起见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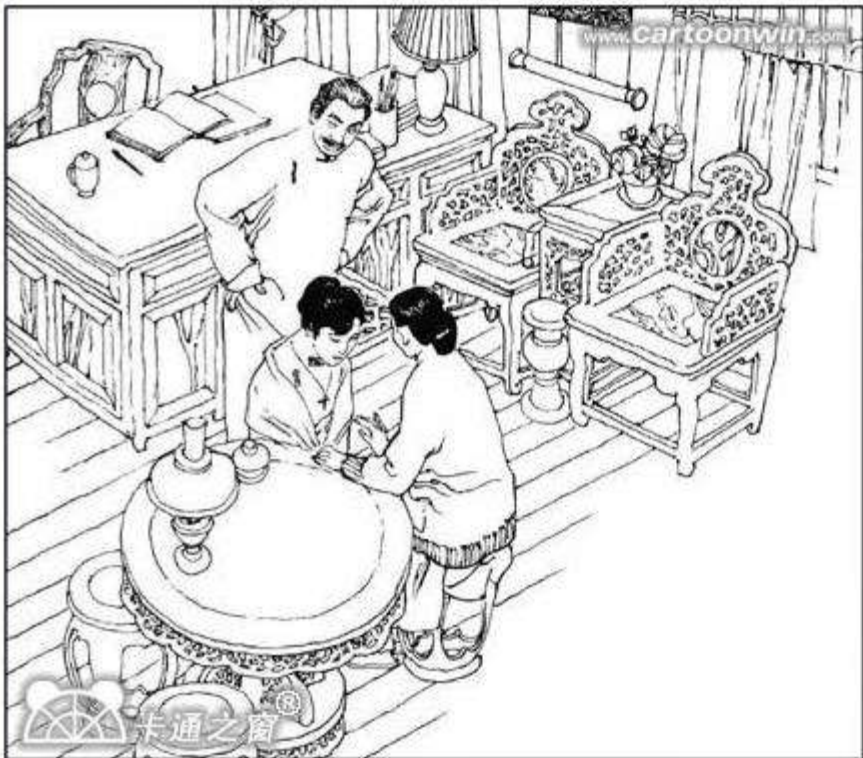


25. “多么轻蔑的语言啊！上帝，只有你才是我永恒的安慰！”宝瑜嗫嚅着。“要我帮助他们，实难从命！”朱佳富说罢，转身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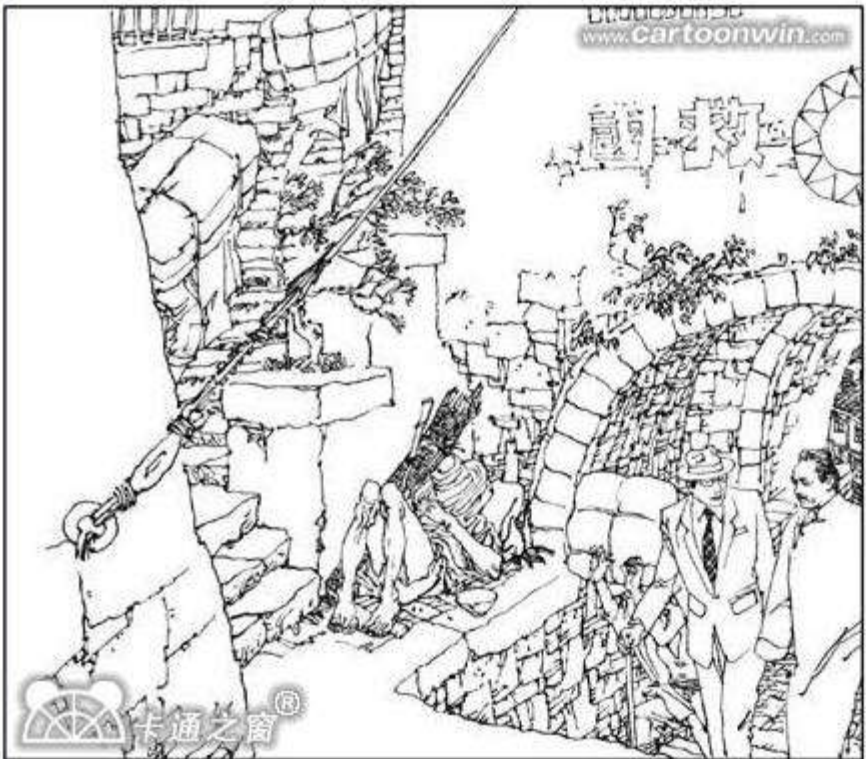


26. 宝瑜回想起朱佳富曾阻止她参加抗日活动，感到丈夫纯朴的书生气消失了。她提起笔来，一字一泪，将满腹忧虑流露在给阿弟的回信上。

27. “弟弟，听说我和你姐夫在冷泉边种下的丹桂已经开花。但往事依稀，世情全非……”她写了一阵，含泪忧思：不，不能啊，这不是自打嘴巴吗！她又将信纸撕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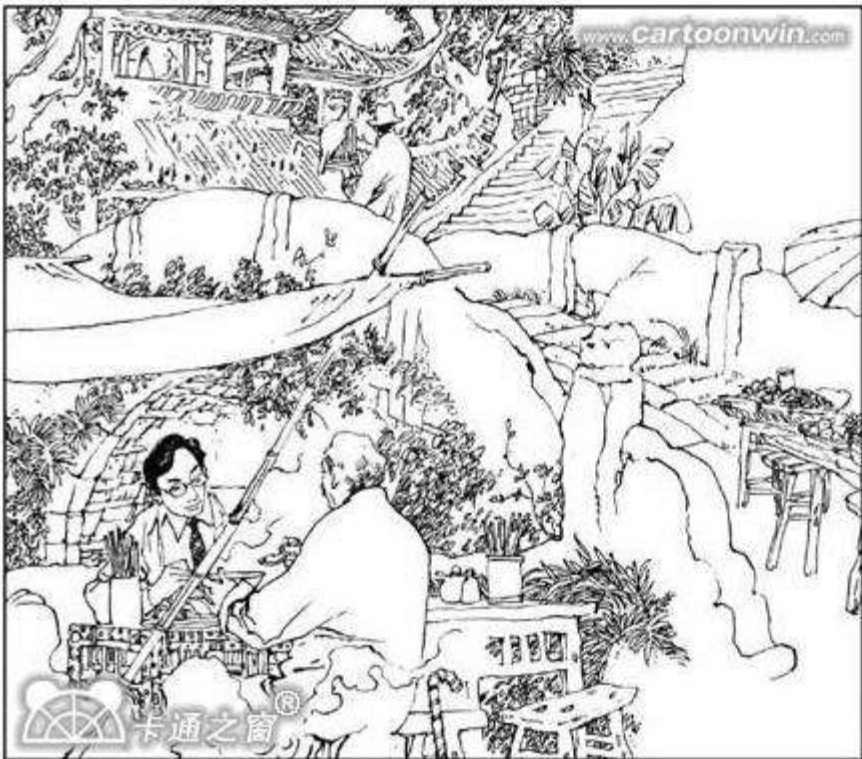


救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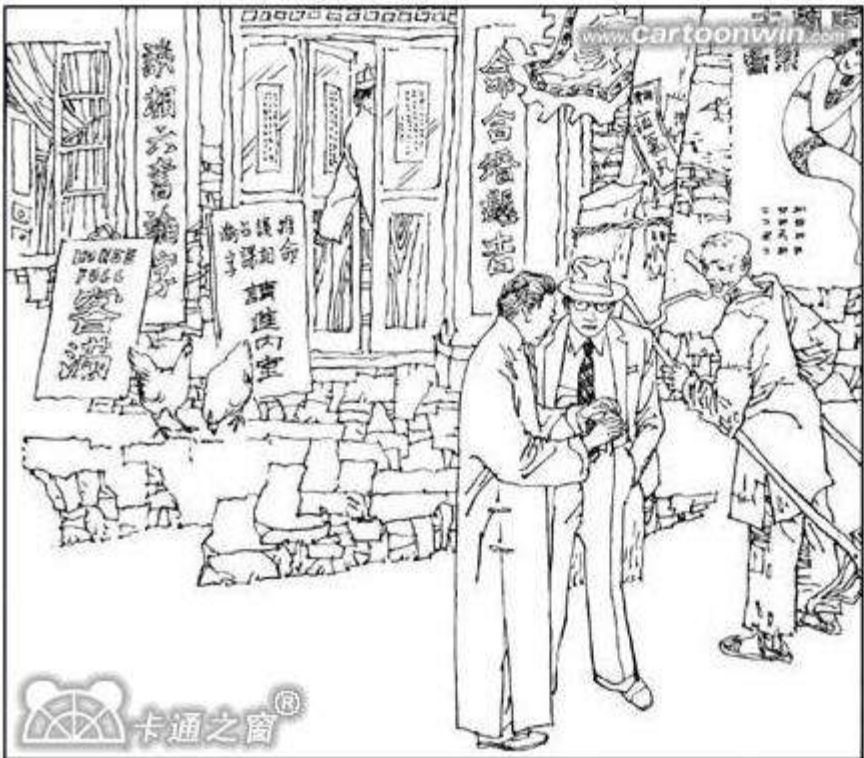
28. 宝瑜来到高公馆，破例向高伦夫妇讲了心中委屈。高太太听着，也想到自己家人不能团聚的滋味，禁不住簌簌泪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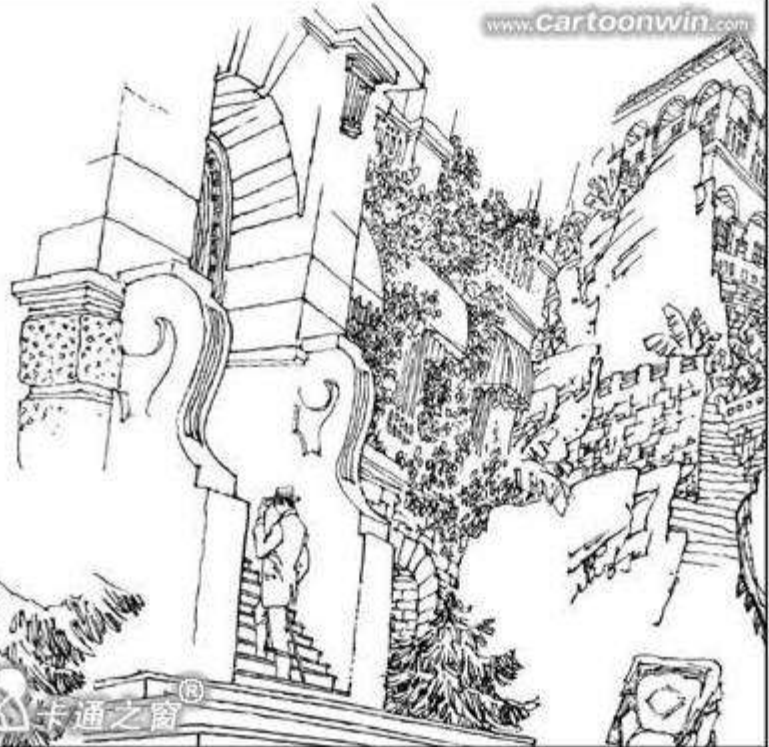
29. 这天，高伦找到朱佳富，笑道：“你太太来告状了。她的杭州口音又重，好多话我听不懂。”朱佳富难为情地低下头：“一点小事，她也真是……”



30. 高伦可不是这样看。他说：“这事不纯属个人恩怨、家庭小事。你岳父不愿丝厂落入日本人手里，迁厂是爱国行为，一切抗日爱国的人士，应当支持嘛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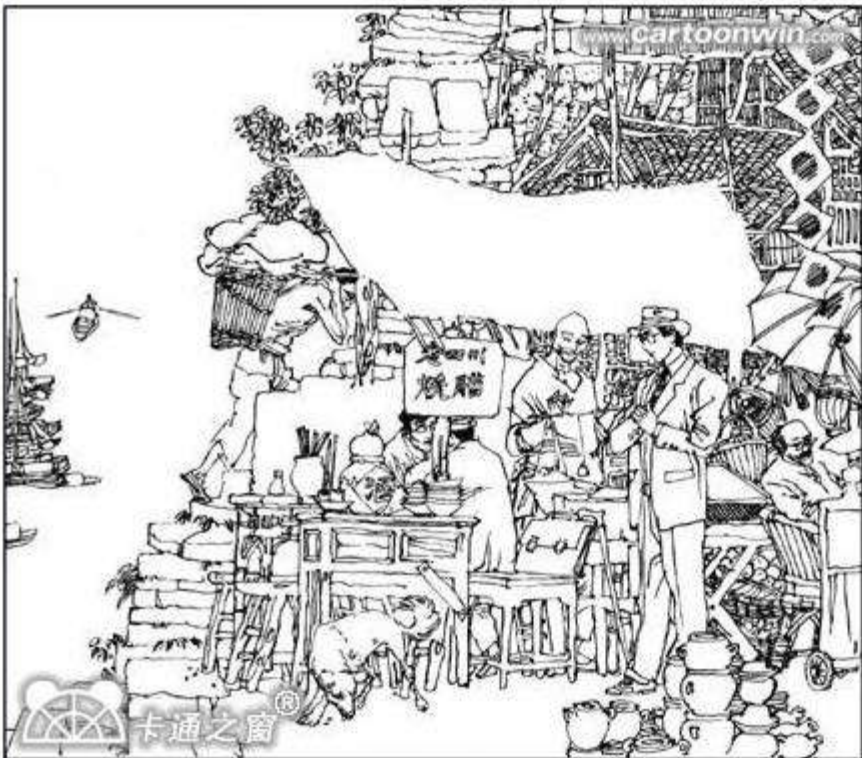
31. 朱佳富一时语塞，半晌才说：“我说说气话，她就当真了。”高伦点点头，随即问起重庆合并的进展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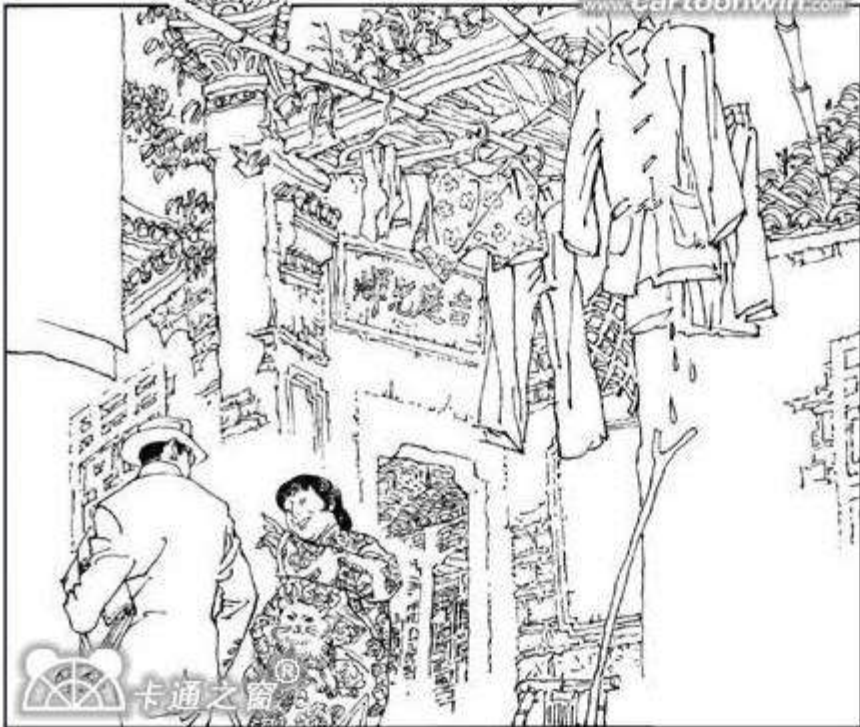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32. 朱佳富详述了民成公司现状，慨叹合并困难重重。高伦还是那句老话：“以实业救国的公司若互相倾轧，难免被外商和官僚资本家吞并。联合对外，方为上策。”

33. 朱佳富告辞回家，脑里又翻腾起岳父迁厂之事。想着，想着，黯然省悟：送上门来的资产，为什么反要推掉呢？





34. 刚才的愤悻之气，顿时化为乌有。他一路筹计，怎样找宝瑜和解。他特地绕道去烧腊摊，买了一包宝瑜爱吃的灯影牛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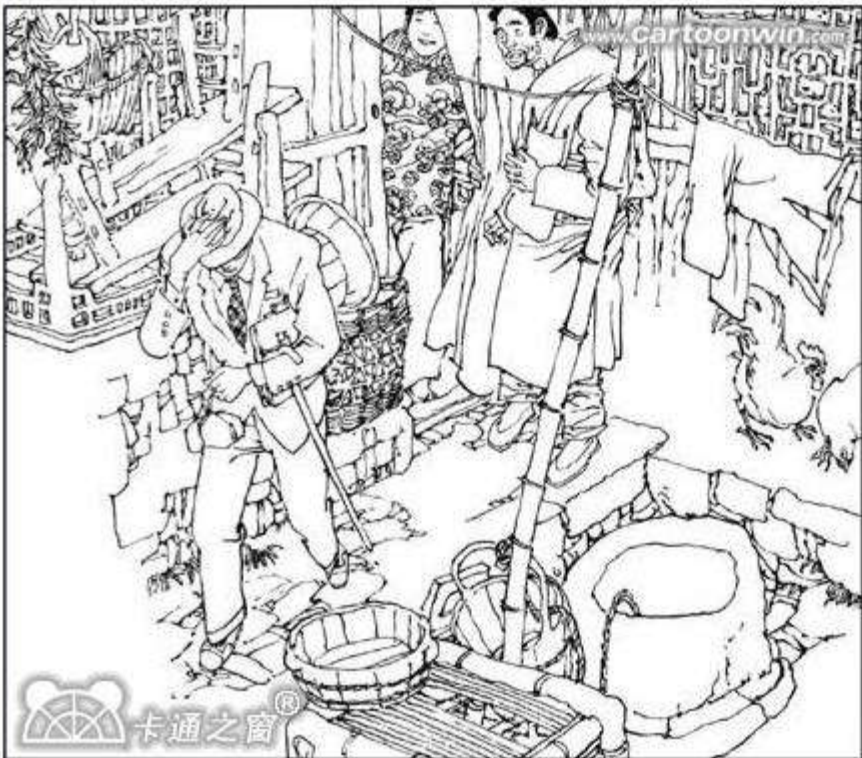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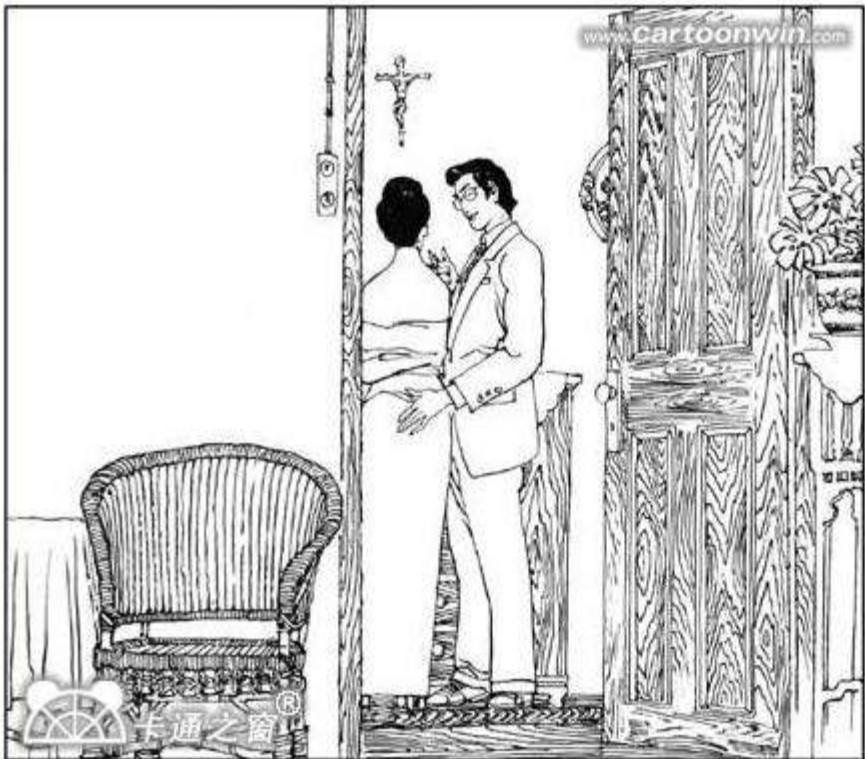
35. “哟！侄子，怎么过门不入啊。”他正往家里奔，一个矫揉造作的声音传来。朱佳富见是败落的远房亲戚郑大小姐，忙着避开，却被她拽住，不容分说地推进里屋。



36. 朱佳富进屋，只见雕刻精细的旧床上，摆着烟具，脏乱不堪。郑大小姐皱着那张涂着厚粉，像个戏剧脸壳的脸，乞哀告怜。说自己抽上鸦片败了家，索性开个烟馆，又生意清淡。

37. 她又说当初开馆时，谁都想见识这位千金小姐，烟客把烟馆快挤破了，只是好景不长。说着，她突然“扑通”跪下，求朱佳富把那标致丫头借她，让穷亲戚也复元气。





38. 朱佳富心里道：春燕我已派上大用场了！恰好这时进来个穿着龌龊的烟客，朱佳富连忙乘机走了。

39. 宝瑜正在基督像前祷告。朱佳富轻轻走进，递给她灯影牛肉，说是请人打老远捎来的。宝瑜含恨含怨，不愿搭理。





40. 新月初
上，月光投射
在宝瑜忧郁的
脸上，朱佳富
轻拨琴弦，奏
起往昔那如泣
如诉的乐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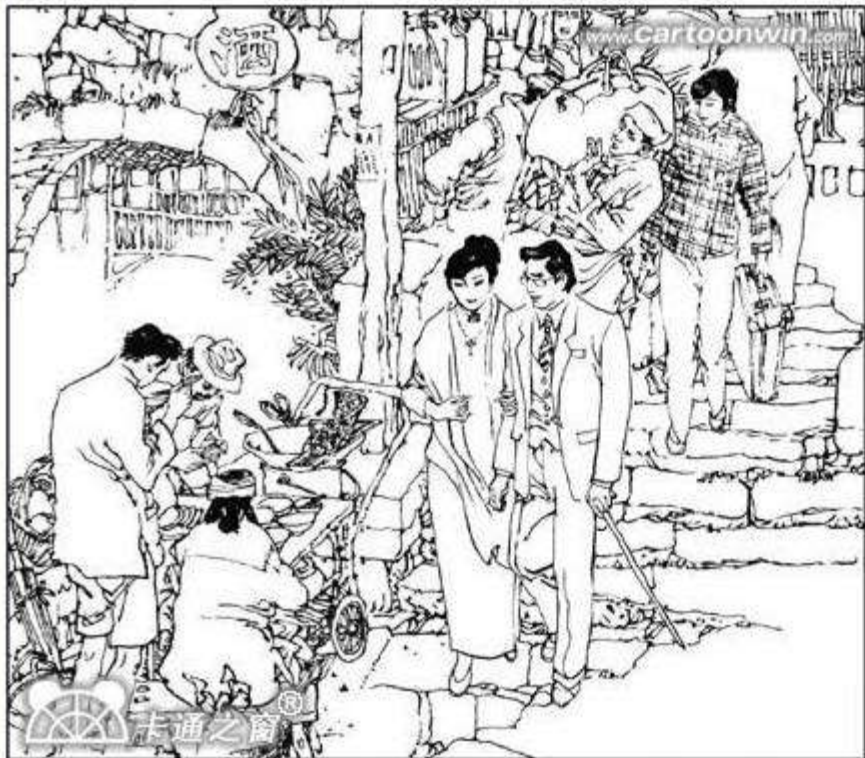


41. 琴声牵动了宝瑜的情愫，她暗暗责怪自己多心：佳富处世虽有些改变，但对自己的爱情仍旧如初啊！

42. 当她显出妩媚沉醉的神态时，朱佳富甜言蜜语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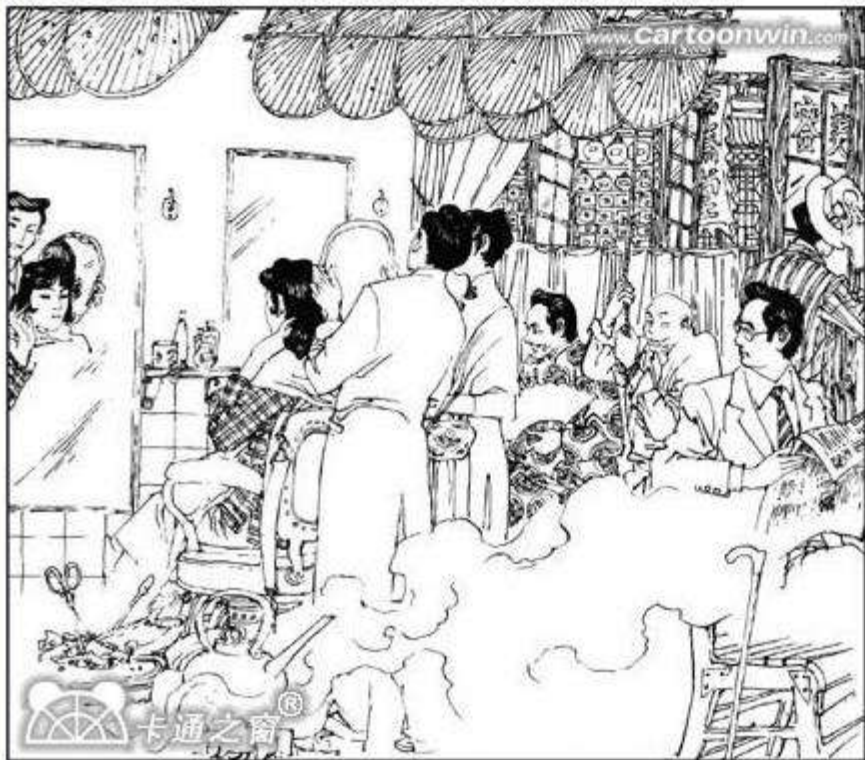
“瑜，谈成合并，我就去接爸爸。”“去接爸爸，这是你说的？”





43. 情意绵绵中，朱佳富说合并在即，高伦催他再去重庆。他又说：“我想对春燕暂不说明，带去同彼特利克见面。”宝瑜不愿破坏眼前和谐气氛，便默许了。

44. 春燕懵然无知，来到陌生的重庆。朱佳富同宝瑜商议：“英国人门第观念极强，以后就说春燕是你妹妹。”宝瑜真挚地说：“我一直这样看待，只是名份没有公开罢了。”





45. 他们给春燕装扮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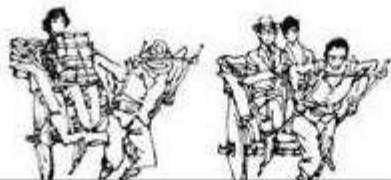


46. 春燕暗暗
疑惑：我一直
穿戴都是小姐
用过的衣物啊

.....



47. 这是不祥预兆吧？朱先生心底像潭深水，深不可测啊……



48. 有小姐在场，有什么可多疑呢？但从未见先生如此慷慨大方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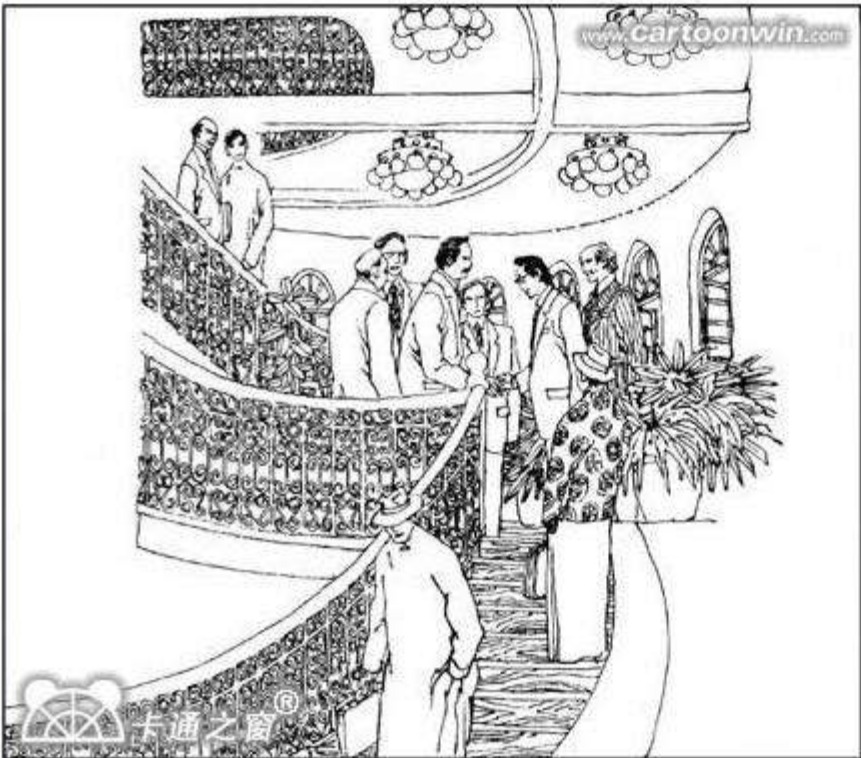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49. 也许是老
爷要来四川，
朱先生依从小
姐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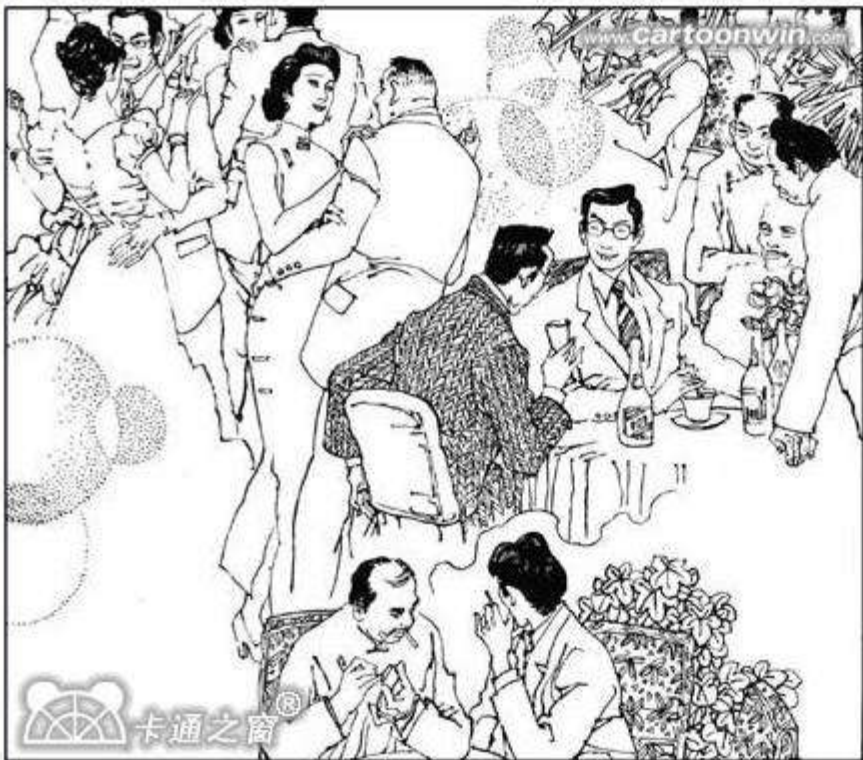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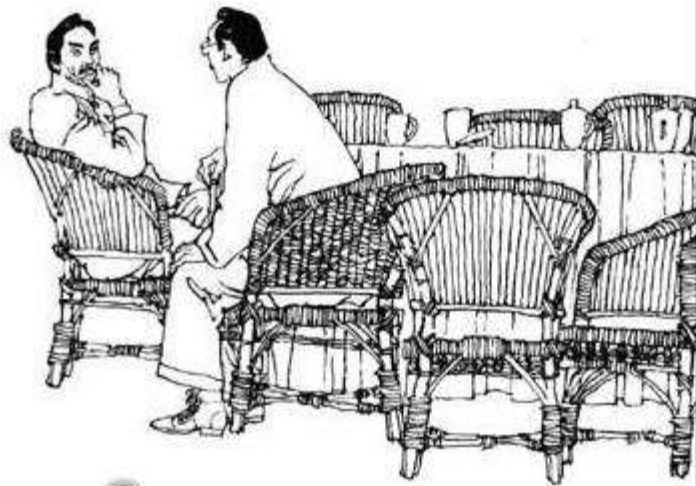
50. 准备停当，朱佳富备酒设宴，请来彼特利克。当娇羞的春燕身着时装走出时，彼特利克搓手惊呼：“啊，东方的维纳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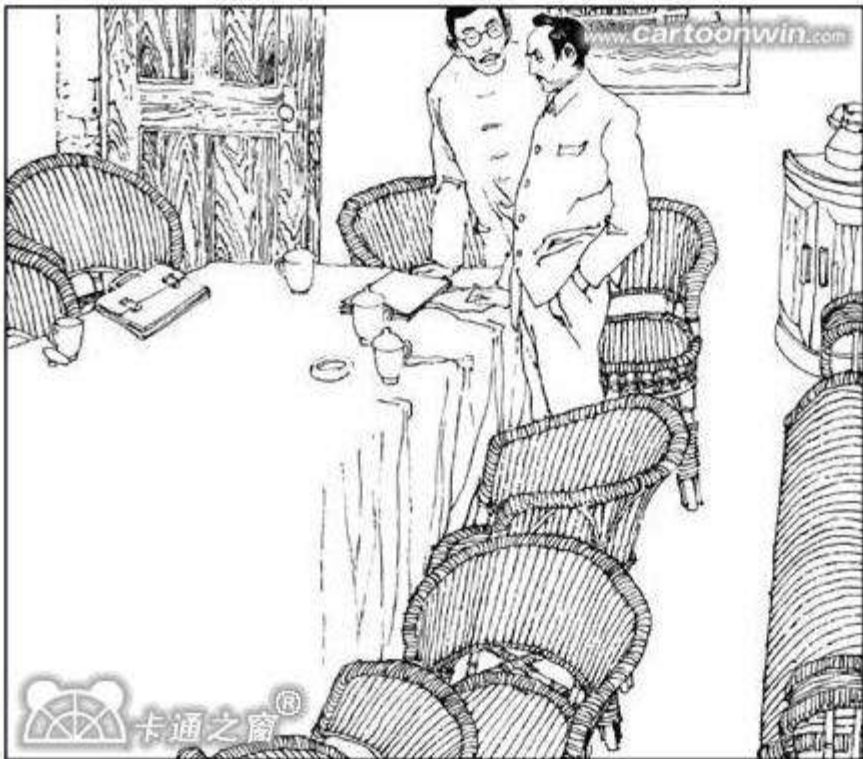
51. 见他忘形的神情，朱佳富生怕春燕察觉，引起麻烦。彼特利克也自知有失绅士身份，忙收回怔怔的目光，说：“朱先生公务繁忙，我的福特牌轿车供你使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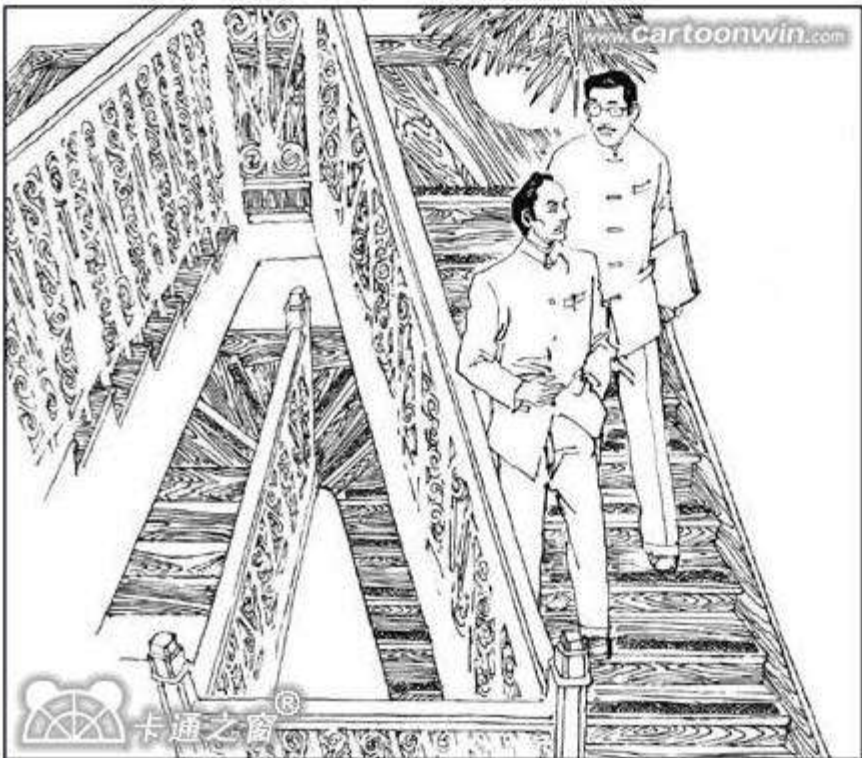
52. 从此，朱佳富和彼特利克频繁交往。他俩时常共乘小轿车，出入于上流社会，往来于豪门之间。瞧，此时他们又在太古公司虚张声势咧！



53. 朱佳富扬言要购买船只。他分别找日清、怡合公司，谈判转售川江航轮，以示涪陵公司并非穷途末路。想借此引起对手陆祖福的注意。



54. 果然，民成公司副总经理董绍孙，将朱佳富在重庆的活动情况，报告了总经理陆祖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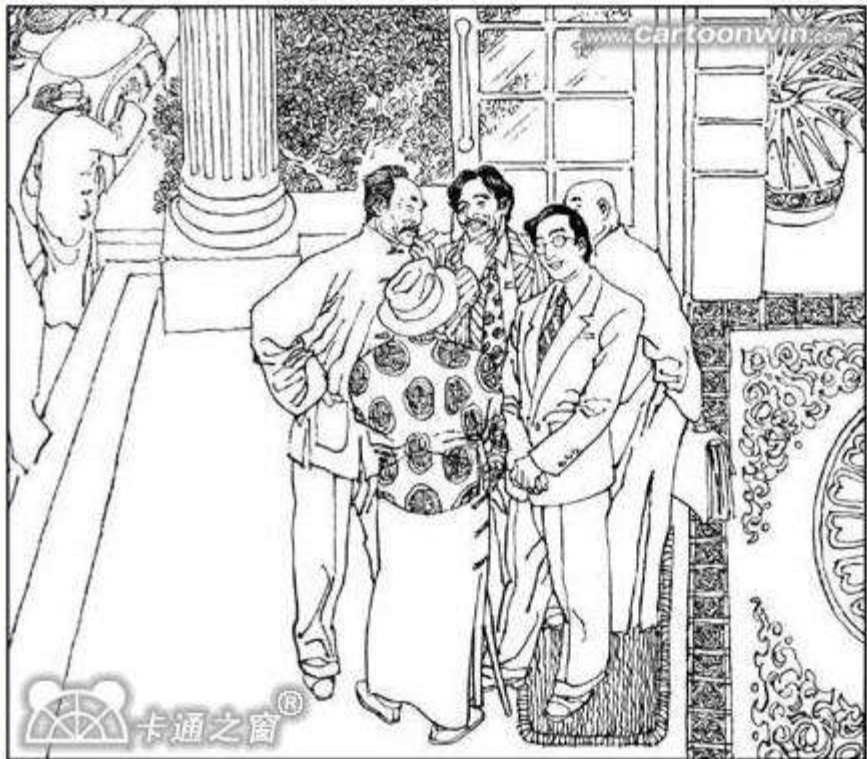


55. 陆祖福是个胸怀大志的实业家。他当年为改变蜀道难，同几个青年募集股金两万元，在上海造了“民成”号。如今已家底百万了。他说：“高伦面临的情况和我一样。他想找我们合并，免被外商鲸吞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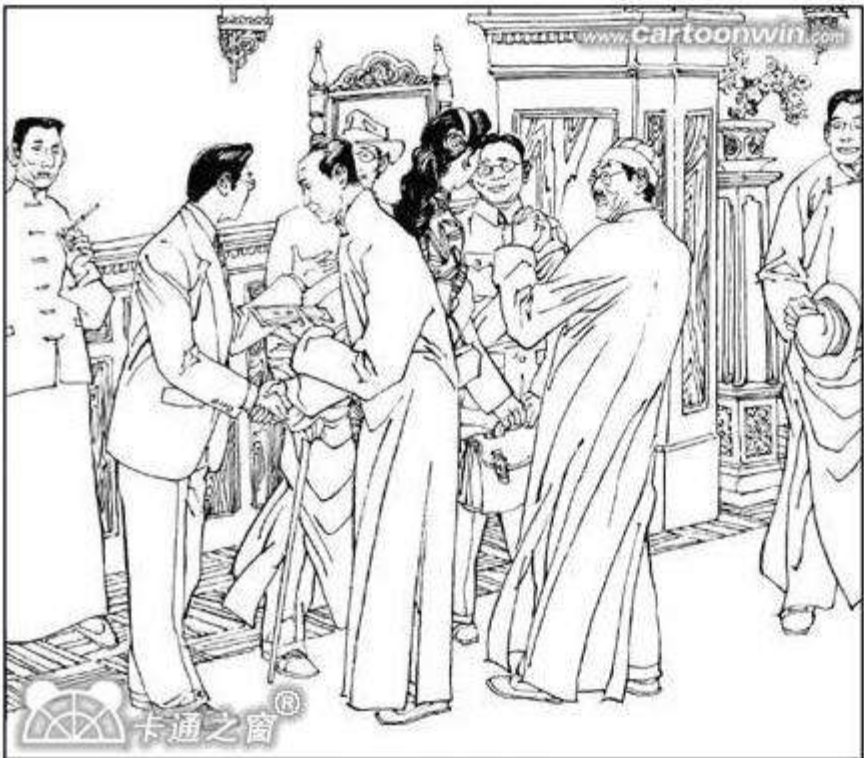


56. “想合并又和外商火热？”董绍孙摇头道。陆祖福笑笑：“要看清事情的原貌，绝不能让假象所迷惑。朱佳富胸怀韬略，腹隐机智，你注意观察吧！”





57. 朱佳富继续制造假象。一天晚上，民成公司文墨师爷来访，朱佳富故意同彼特利克闲谈，透露与汇丰银行谈受了大宗贷款，准备购置新船的信息。



58. 重庆航运界，哪把涪陵公司放在眼里。但事情扯到外商洋行，一些想巴结外商发财的人，纷纷前来他们下榻的渝江饭店拜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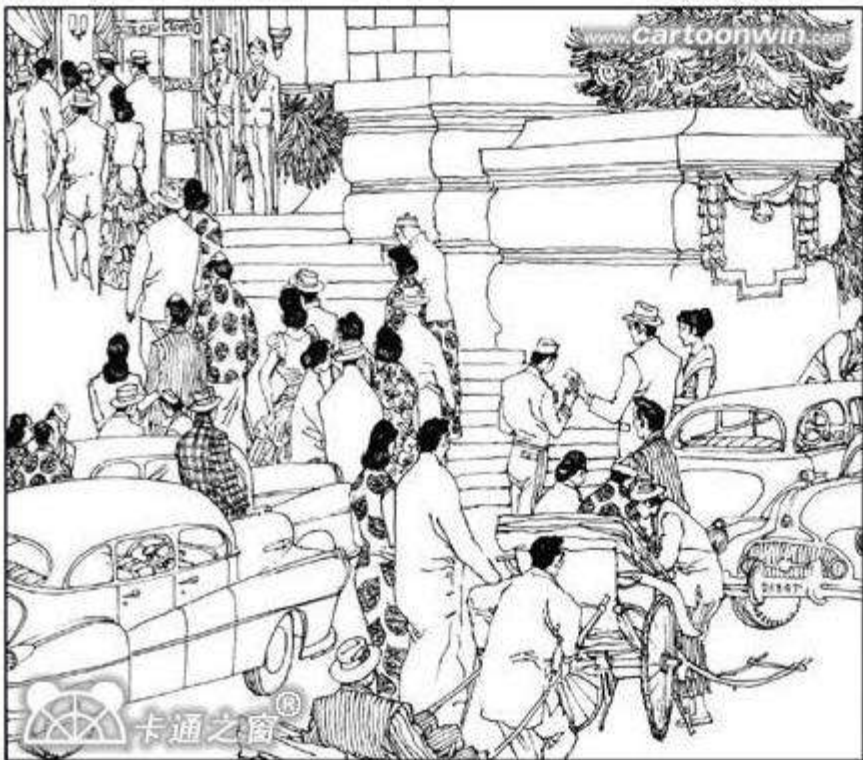
59. 正当朱佳富送出迎进，不亦乐乎之际，陆祖福派人来了。来人呈上丝绸请贴，恭敬地说：“陆先生在金城饭店设宴，为朱先生夫妇洗尘。”朱佳富听罢暗暗得意。



60. 展开镶印金边的请贴，朱佳富不胜惊讶，宴请作陪的都是重庆工商界的头面人物。他百思不解：陆祖福虽只读过小学，但博览群书，足智多谋，为何如此小题大作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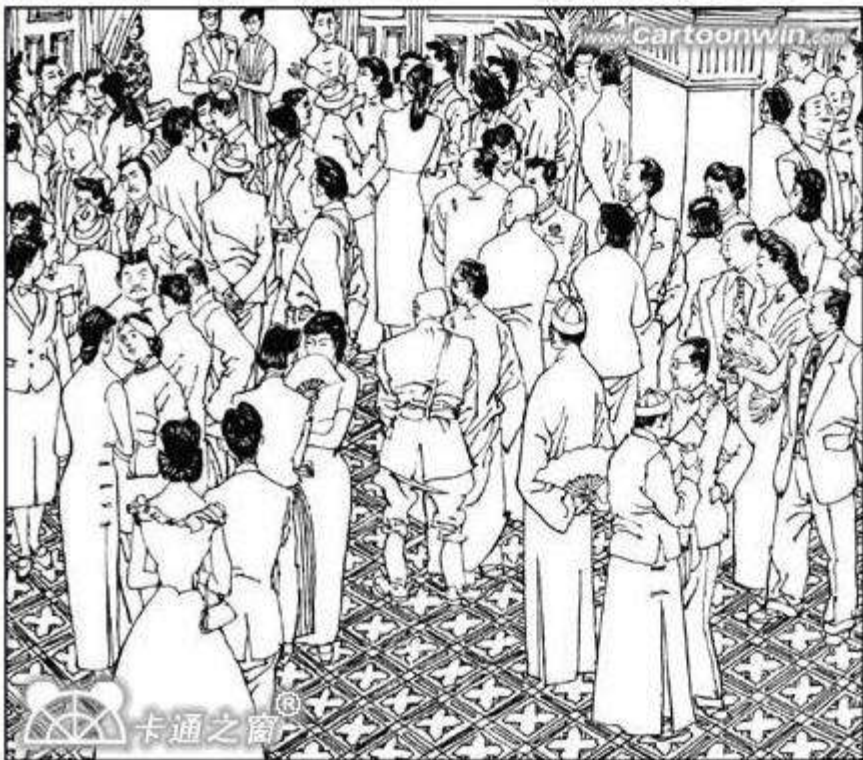
61. 去是不去？朱佳富徘徊一阵，最后拿定主意：总不是鸿门宴、单刀会吧，也许合并成败，在此一举。他捏灭烟头，在自己名下签上：“准到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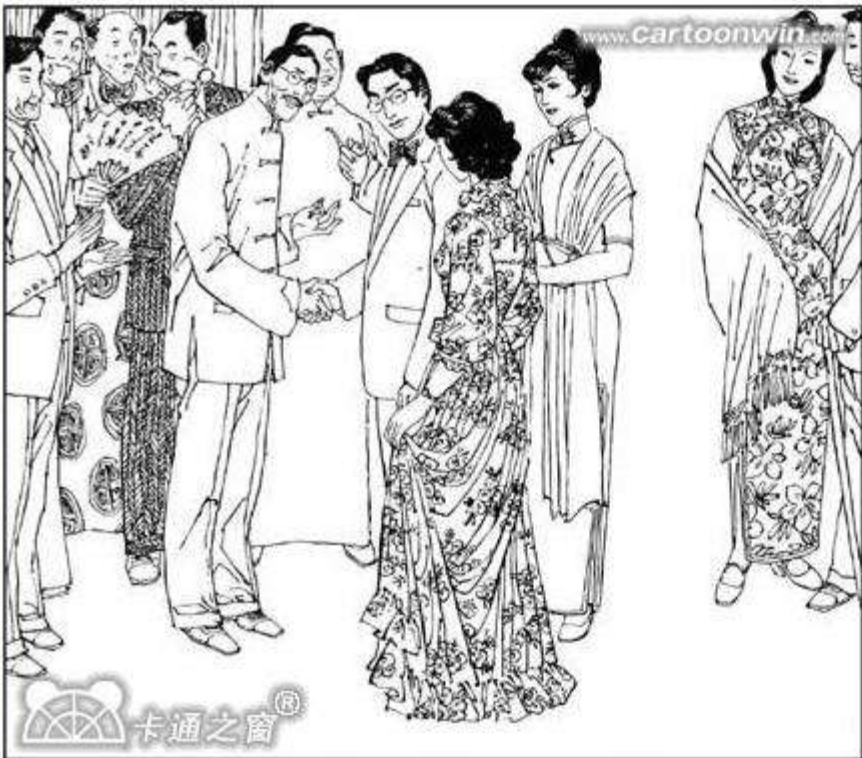
62. 为劝说倦于应酬的宝瑜赴宴，朱佳富颇费了口舌。他说丝界的巨头也要参加宴会，认识一下，对爸爸来渝开厂大有好处。宝瑜听他关心娘家的事，自然不会无动于衷！



63. 届时，他们带上春燕，坐着漂亮的福特牌轿车，来到金城饭店。当侍役拉开车门时，朱佳福特地递给一张五元的法币小费，以示阔绰。侍役接过，喜得直掸衣服。

64. 宴会大
厅，金碧
辉煌。达
官显贵，
高谈阔
论。有人
趁此讥
讽：“四
老太婆
在西南
几省赫
赫有名，
居然也
被请来
，奉陪
曾在陆
先生手
下工作
过的天
才职员
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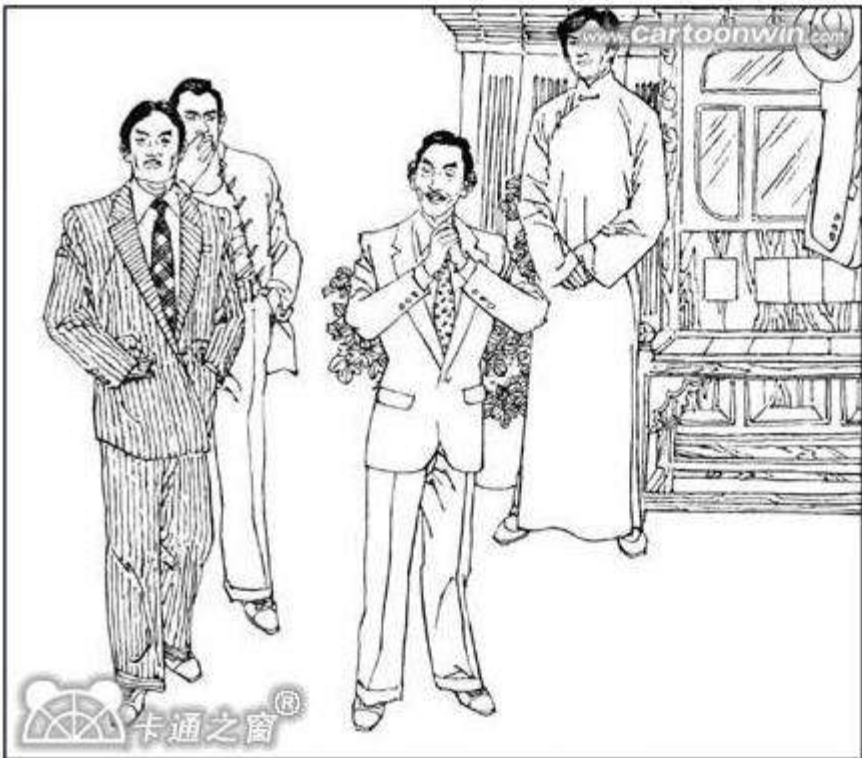
65. 中间这位
讥讽者，便是
民成公司竞争
对手，巨富洋
行总经理黄玉
庵。朱佳富一
进大厅，众人
轻蔑的目光纷
纷向他射来。

66. “朱先生、朱太太光临，欢迎，欢迎！”董绍孙上前，打破了这种令人难堪的场面。对服饰高雅的春燕，他不知怎样称呼。朱佳富笑道：“我太太的阿妹杨春燕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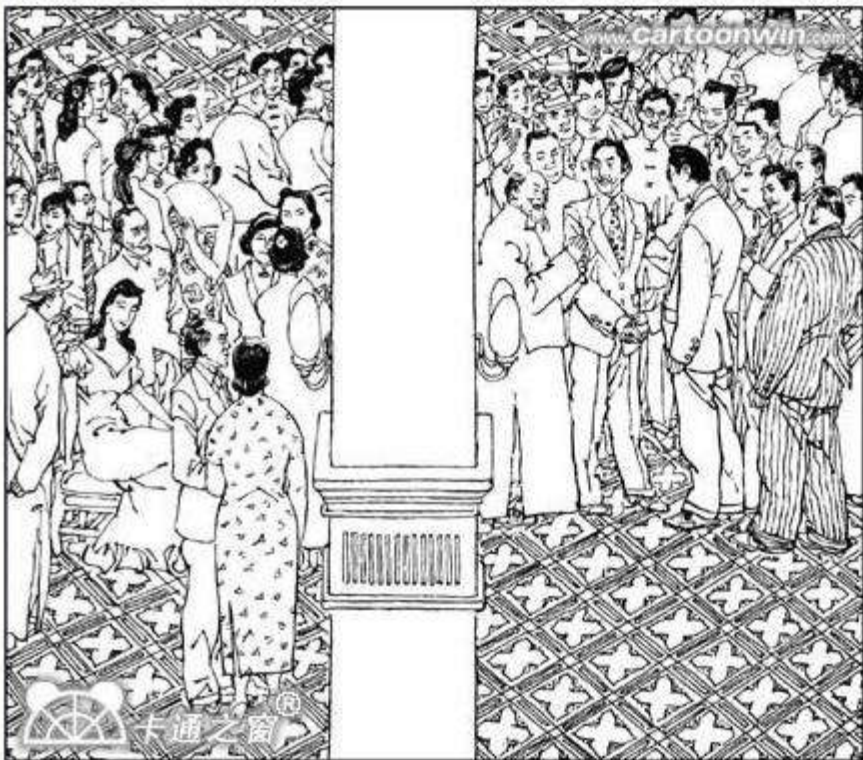
67. 董绍孙引着他们，将客人一一介绍。来到黄玉庵面前，朱佳富客气地伸出手说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黄玉庵傲慢地抖着二郎腿，眼观大厅顶穹，冷淡地点了点头。





68. 介绍完毕，陆太太邀去了宝瑜和春燕。朱佳富被安置在正中沙发，无人答腔，心里忐忑不安：陆祖福为什么不出场？莫不是借此盛宴，有意嘲弄于我……

69. 他正如坐针毡，几个保镖簇拥着陆祖福走来。一进门，陆祖福抱拳道：“对不起，到船上去了一会儿，被我这块老掉牙的怀表误了时间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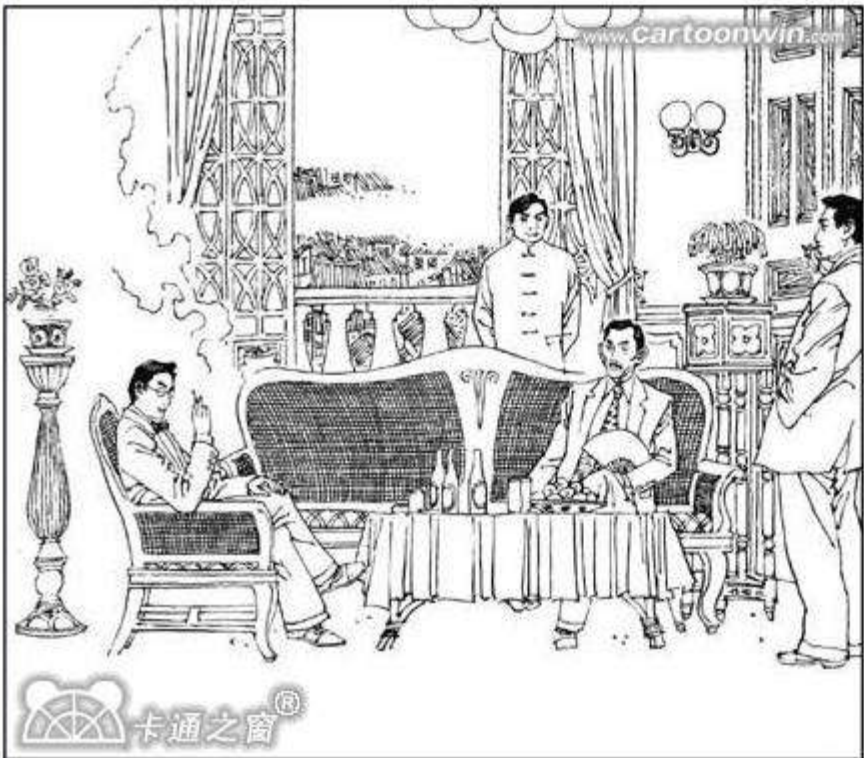
70. 人们呼拉拉迎了上去。陆祖福却径直走到朱佳富面前，操着合川土腔，对他大加抬举：“朱先生留学英伦，专攻经济，获硕士学位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”朱佳富热情应酬着，心里仍在揣摸着他的真实用意。



71. 陆祖福此番举动，无疑抬高了身价。宴会开始，朱佳富面前可热闹了！达胜生丝公司的董事长，也找来碰杯凑趣。



72. 在重庆工商界出头露面的好时机，朱佳富岂能放过。他恰如其分地应对各界人物。陆祖福在旁观察，懊悔当初看不惯他的绅士派头，放弃了这块川中之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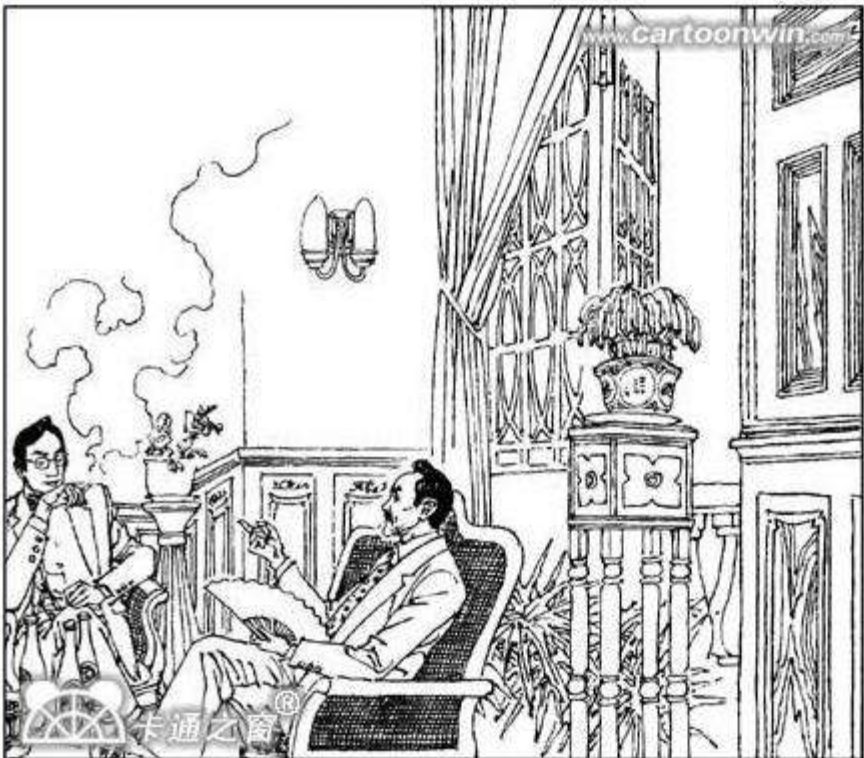


73. 朱佳富巧于周旋的才能，使陆祖福暗暗佩服，叹惜身边缺乏这样的佼佼者。这次宴请，陆祖福意在先夺其心，同时也是对朱佳富的才智进行考察。

74. 宴罢，朱佳富被请到客厅。观此阵势，他猜测将有一场隆中对。然而，陆祖福给他点上烟后，偏不开口，只望着缕缕烟雾出神。



75. 沉默一阵，陆祖福吩咐保镖退下，含蓄地说道：“你到重庆好忙啊！天天是外商、洋行的座上客。”朱佳富听出话中有话，便说：“在下不过是想增添资本，向外发展。”





76. 朱佳富以为回答得体，不露真迹；陆祖福知道不露一手，难于驾驭。相持片刻，陆祖福手指烟雾道：“烟幕，烟幕。朱先生还在施放烟幕。”

77. 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高伦反对媚外，才至今日。眼下日本人紧逼，他岂容借助外资发展？你施放烟幕，以利在合并中讨价还价！”陆祖福直言利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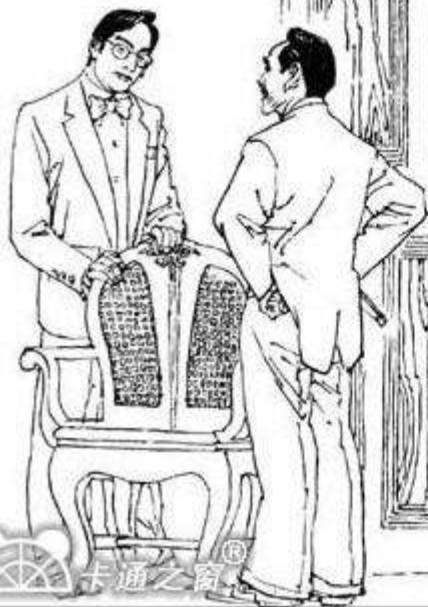
78. 朱佳富起身换了一只烟，措词反击：“陆先生若全当烟幕，未免差矣。就算高董事长有意合并，如果条件不利，敝公司也要另选别路！”

79. 言来语去，话已接触正题。陆祖福起身踱了几圈，突然回身，话锋一转：“你看民成公司的前景如何？”





80. 话被岔开，朱佳富暗暗恼火。但他明白，这是在陆祖福面前表演，于是指着窗外江面道：“民成的船舶分四种类型，每类首字相连，即为‘民成江山’。这岂不是陆先生规划的前景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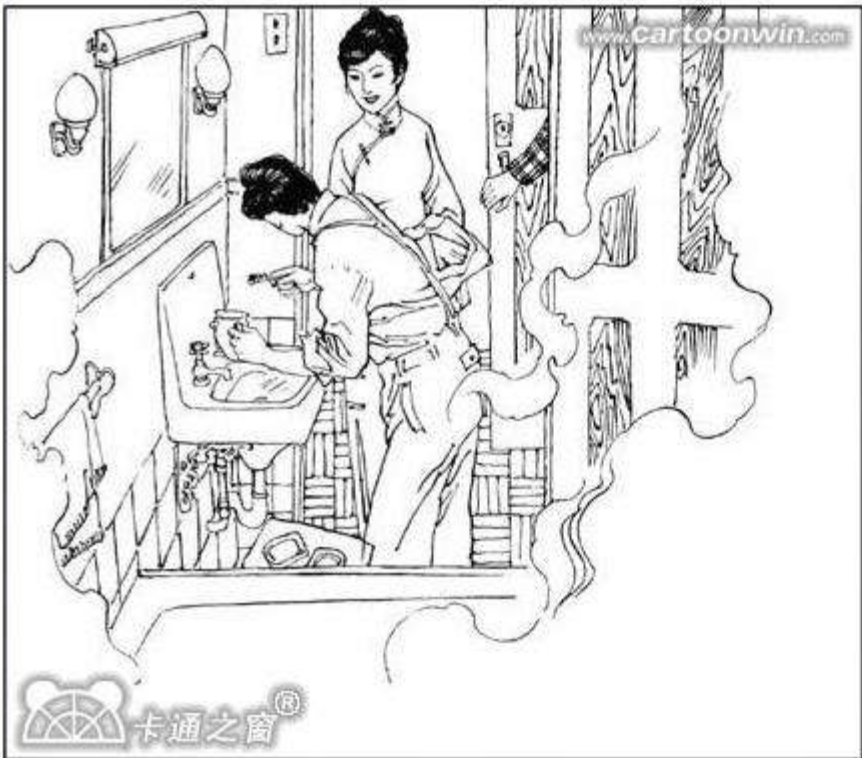


81. “有何含义呢？”“垄断长江，向外发展。”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根据国际公法，海轮的甲板，等于所属国的领土。若民成的菱角旗飘洋过海，不就实现了陆先生‘实业救国’的理想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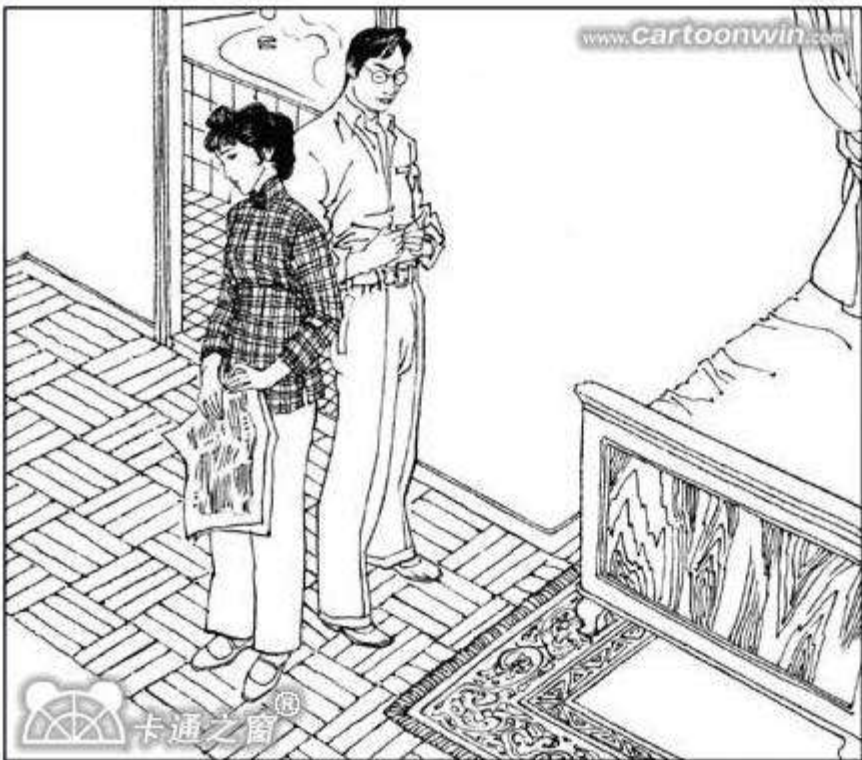
82. 一番对答，两心释然。陆祖福当即表示：“高伦有共御强敌的胸怀，我岂能肆意杀价，不响应合并之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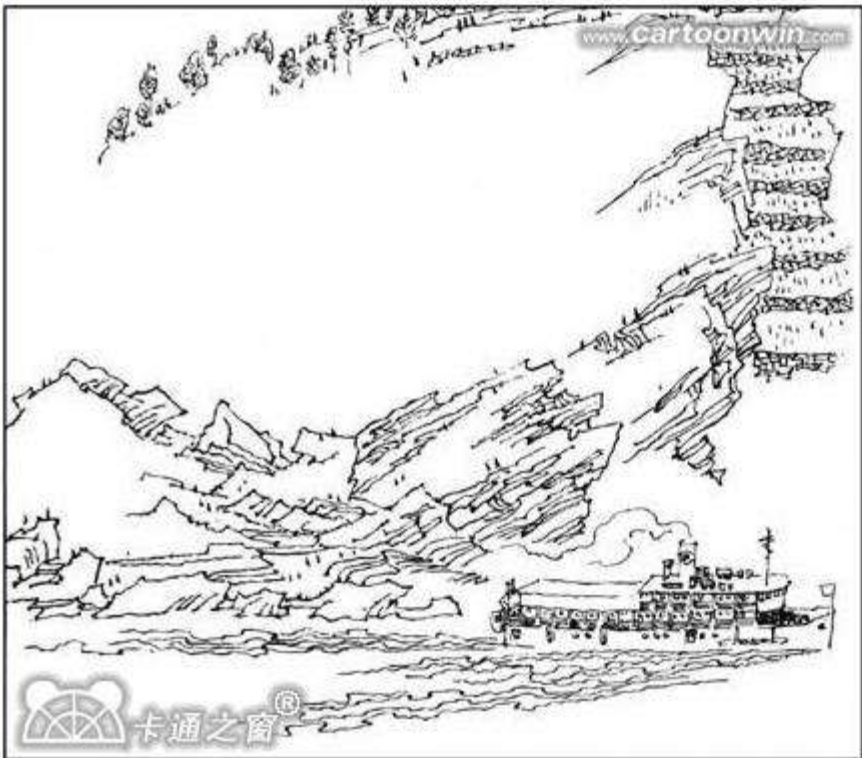


83. 朱佳富如释重负。陆祖福给他倒了一杯桔子水，推心置腹地说：“涪陵公司对我无足轻重。为了朱先生这样的栋梁之才，我愿亲往涪陵，及早谈妥合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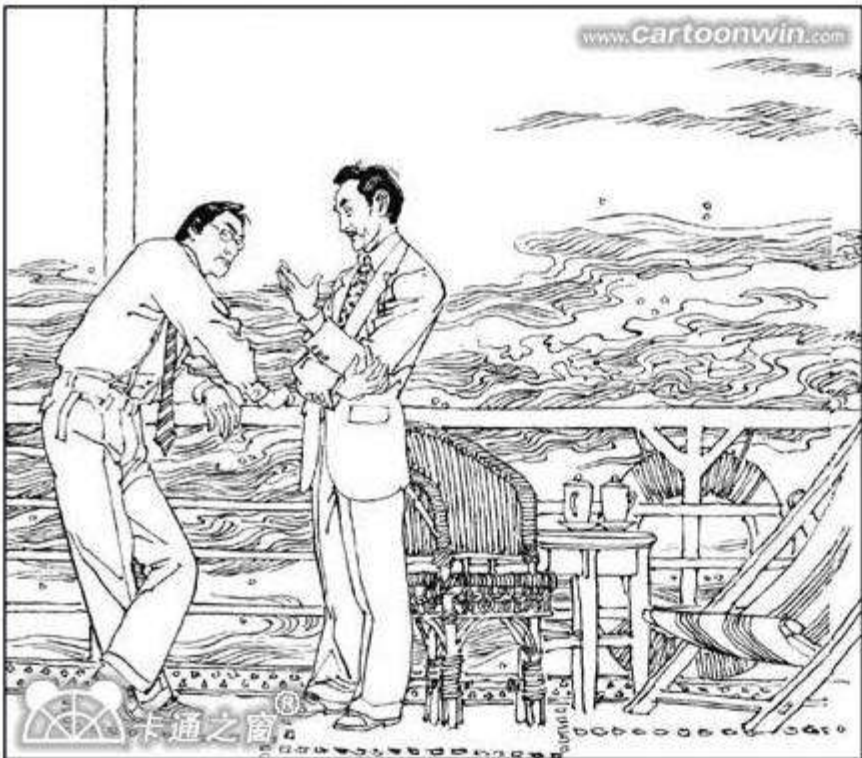
84. 初战告捷，朱佳富得意而返。宝瑜也用兴奋的声调告诉他：

“陆太太热心快肠，她叫陆先生派船去接父亲。”他俩正谈着，春燕进来拿取英文《泰晤士报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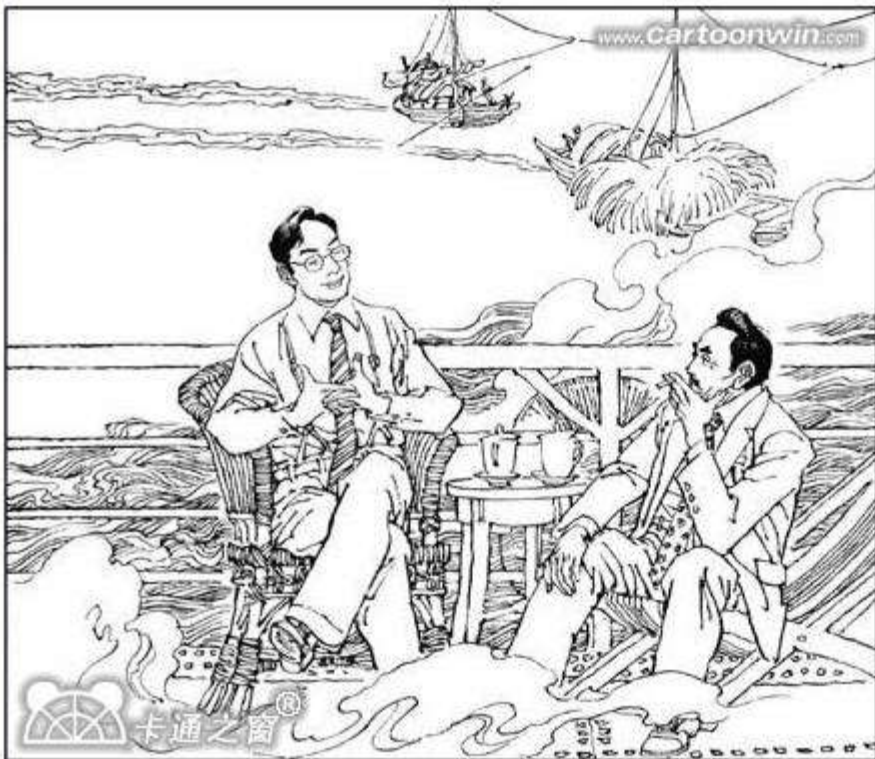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85. 朱佳富发现春燕换了衣衫，顿时面露不悦。要春燕从现在起，穿着得像个小姐，还要用英语和他对话。春燕木然地点了点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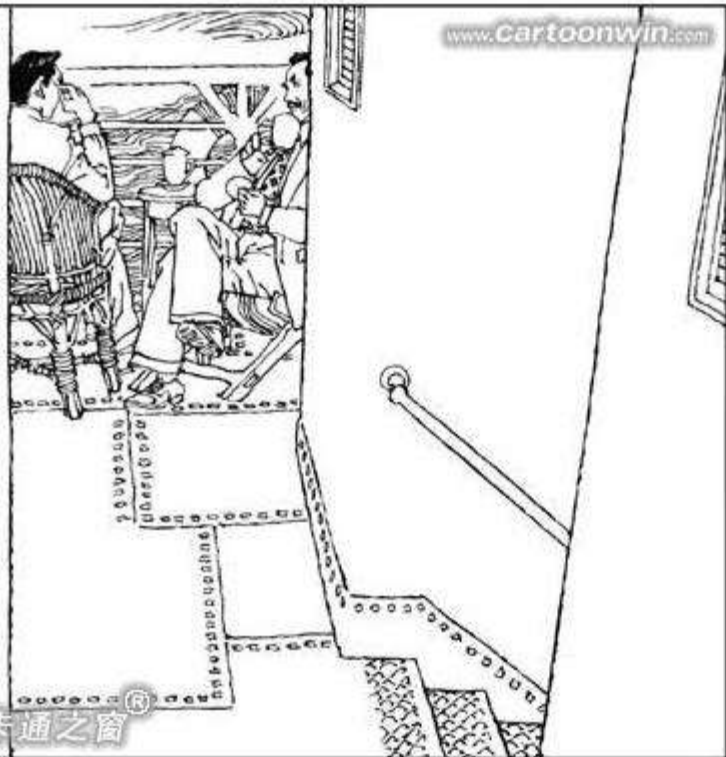


86. 几天后，朱佳富与陆祖福去涪陵会见高伦。途中，又是一场隆中对。陆祖福说“巨富”洋行资本殷实，历史悠久，又托庇于法国人。“民成”“巨富”实力相当，只能在川江平分秋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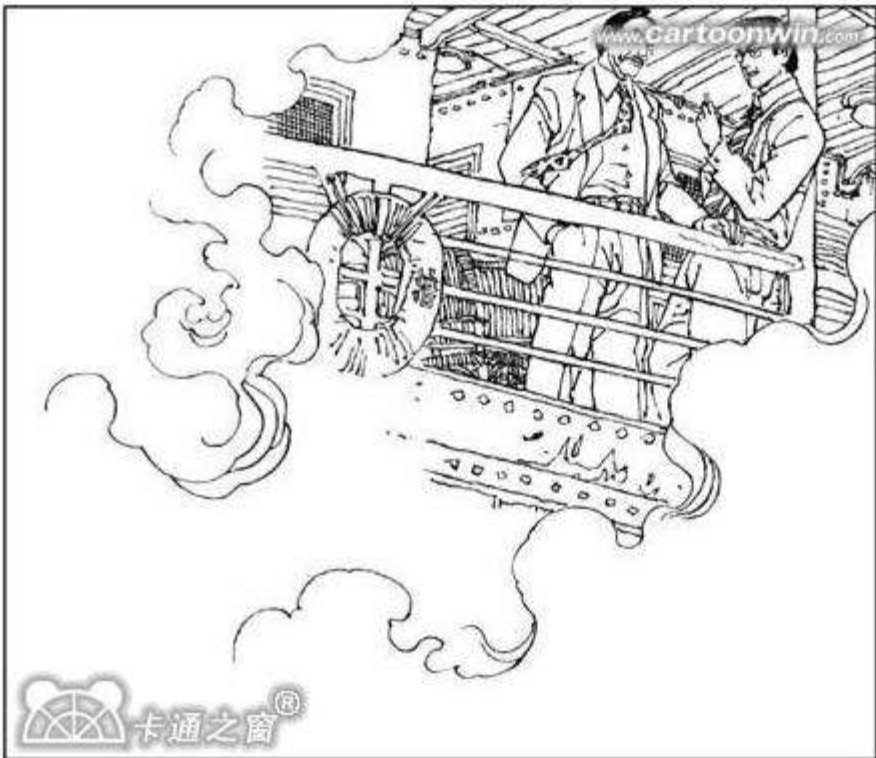
87. 朱佳富忖度一番说：

“‘巨富’财力不薄，操持企业的却是黄氏令亲老朽，土、洋袍哥，哪及‘民成’人才济济。”陆祖福道：“巨富收买矿山，趁国难廉价买船，发展迅猛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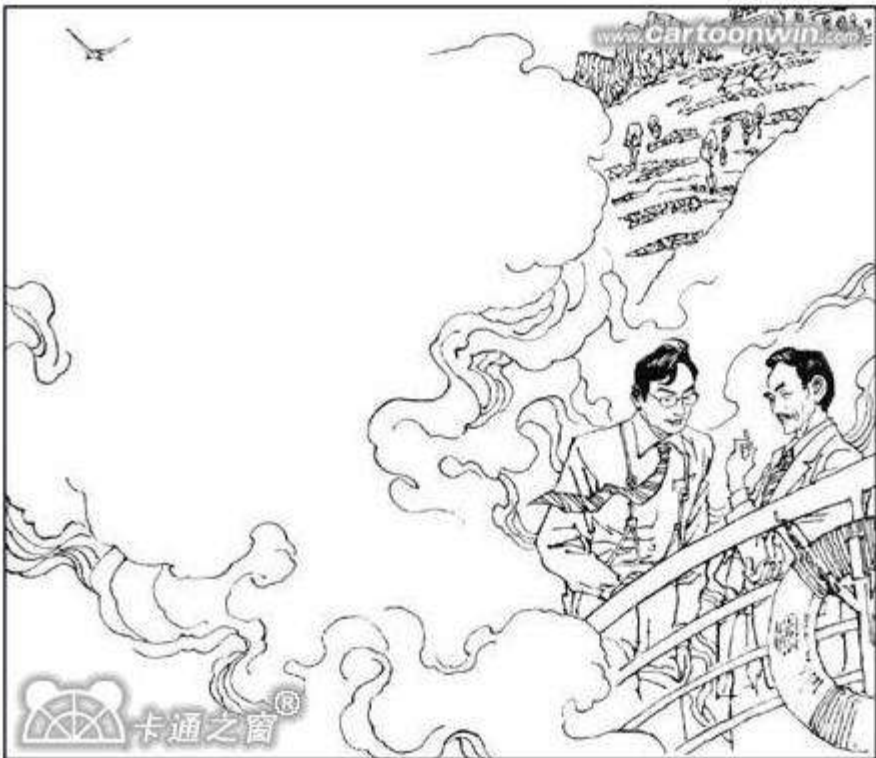


88. 朱佳富展颜一笑：“陆先生也跟我放烟幕了。巨富购买矿山，民成投资运矿；黄玉庵热心买船舶，陆先生冷静修船厂。你已经锁住黄玉庵的咽喉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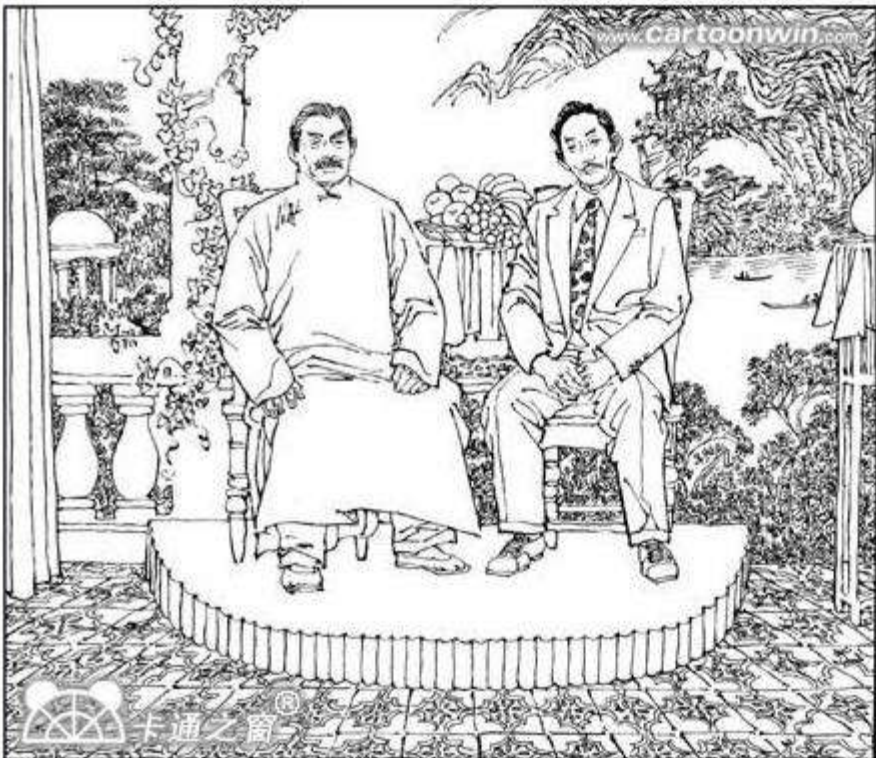


89. “唉！
‘巨富’的
船，可以去上
海修嘛！”
“日本人就要
占领上海，他
能去修船
吗？”话音一
落，俩人会心
地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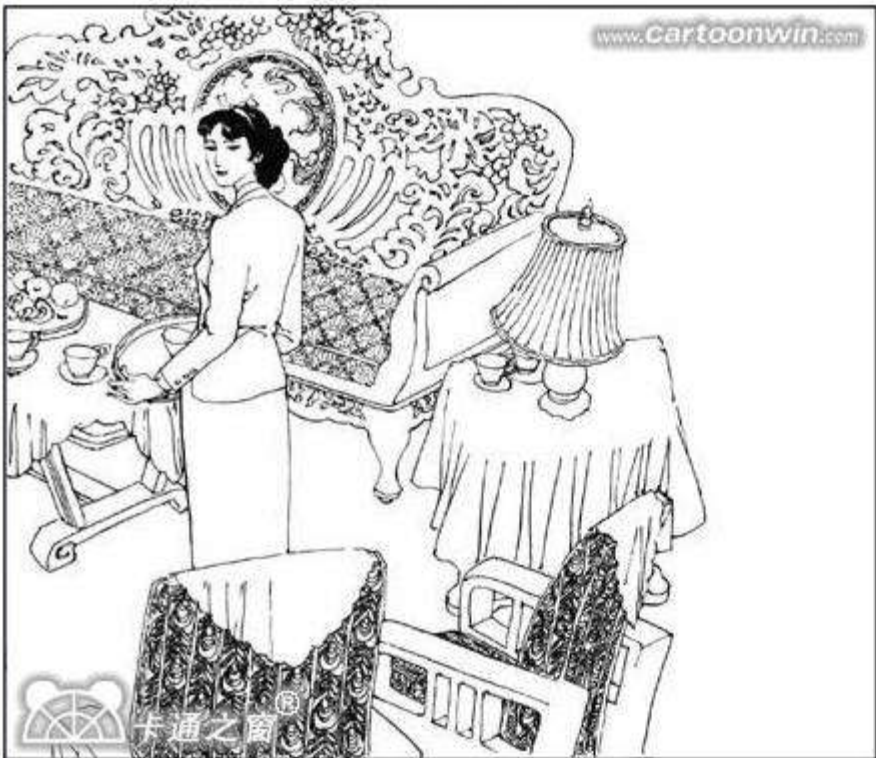


90. 陆祖福暗幸他没有被对手挖去。他郑重地说：“主任秘书一职，以待朱先生俯就。让我准备一下，举行荣任仪式如何？”

91. 朱佳富万没料到自己一下子就被抬到实权中枢位置。他梦想多年的洋房、金钱、轮船飘忽眼前，对陆祖福过去的轻视，也不计较了。他下意识地摆出个受封的姿势说：“承蒙错爱，佳富定衔环报！”



92. 陆祖福和高伦这两位竞争多年的对手，终于走到一起了。



93. 自此，朱佳富随高伦举家迁往重庆。朱佳富和宝瑜各有喜事在心，分外温情。唯有春燕日益惶惑不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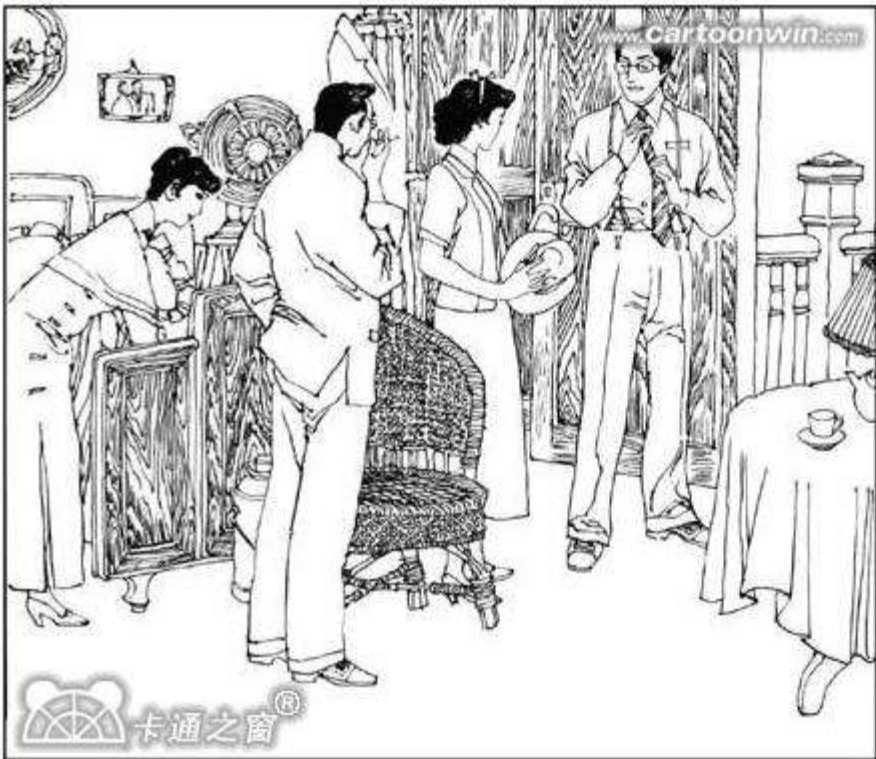
94. 宾客散去，春燕忙着收拾客厅，新雇的汪嫂一见惊叫：“这些粗话，小姐不要沾手。”对于破格相待，春燕不知所措，定要去问个明白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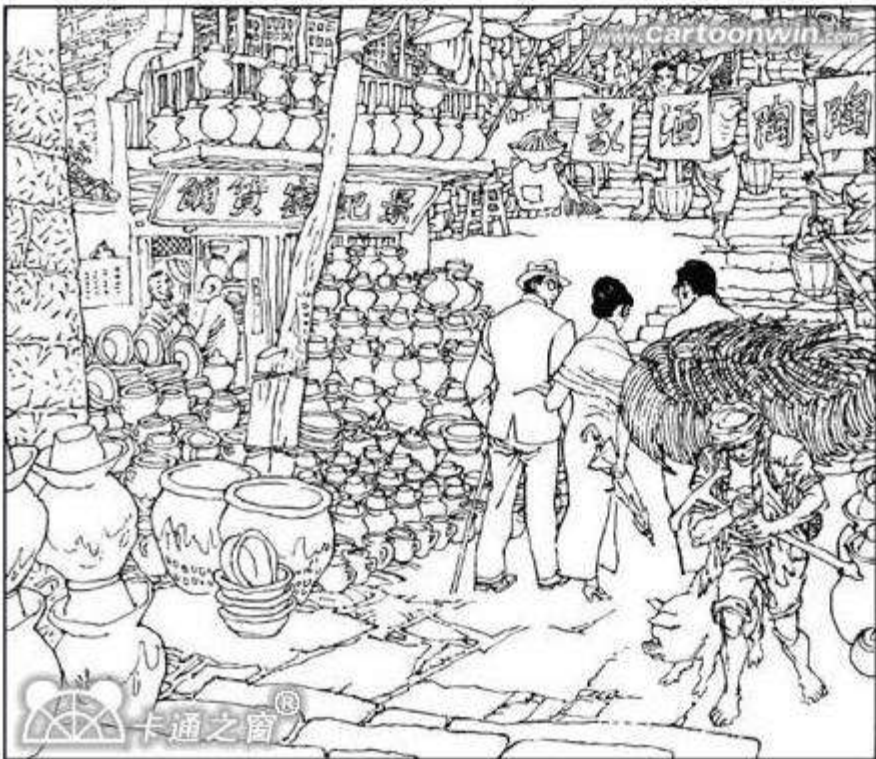
95. 她走上楼，刚刚胆怯地叫声朱先生。朱佳富责备道：“要你叫朱哥，怎么又改口了？”春燕望着那张神情冷漠的面孔，不敢再开口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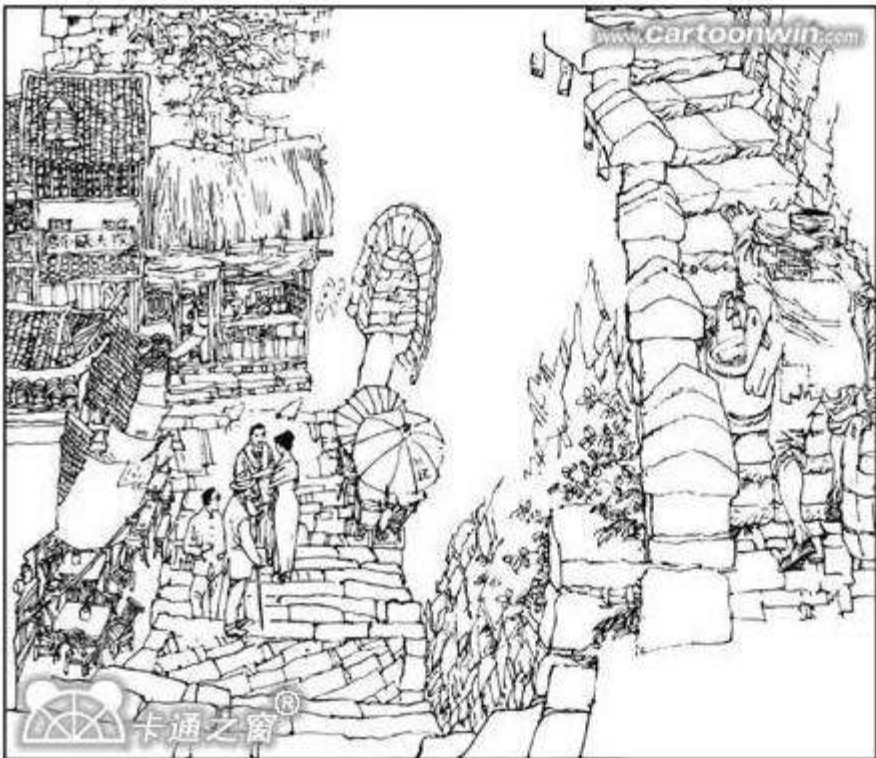


96. “哈罗，密斯特朱。陆先生派船迁厂，快给上海联系。”董绍孙挥动着一张批条，嚷着走来。里屋的宝瑜连忙跑出，高兴地模仿四川话说：“安逸，安逸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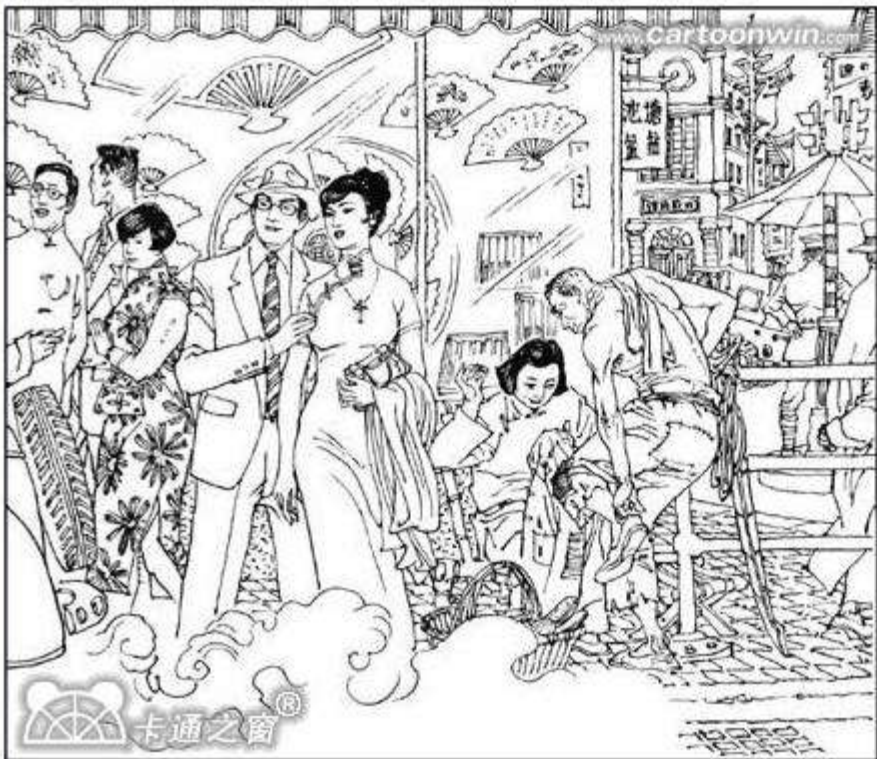
97. 他们准备去邮局。春燕呆立一旁，不知是去是留。朱佳富吩咐道：“阿妹，下午有客，你打扮周整，在家好好接待。”



98. 上坡下坎，谈笑风生。石梯上，担夫沿街叫卖，弄得不好下脚。董绍孙要叫几乘滑竿，朱佳富笑道：“她来四川这么多年，坐滑竿还怕摔下来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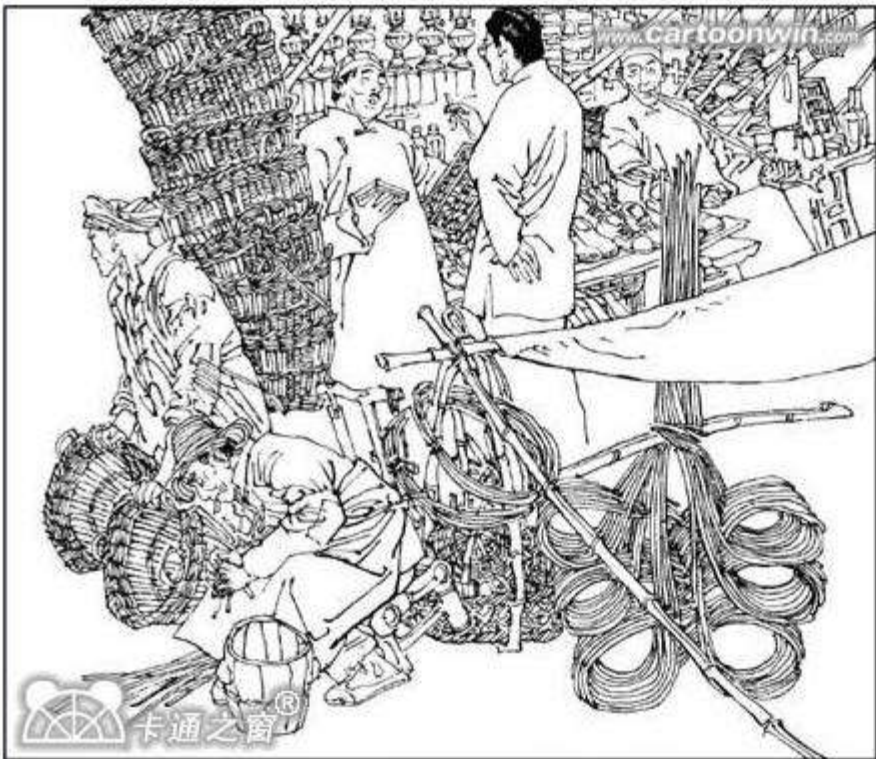


99. 董绍孙正在劝她应该随乡入俗，一个浓重下江口音的叫卖声传来。宝瑜听到家乡口音，叫卖故乡特产，亲切招呼：“侬来，阿拉小胡桃要格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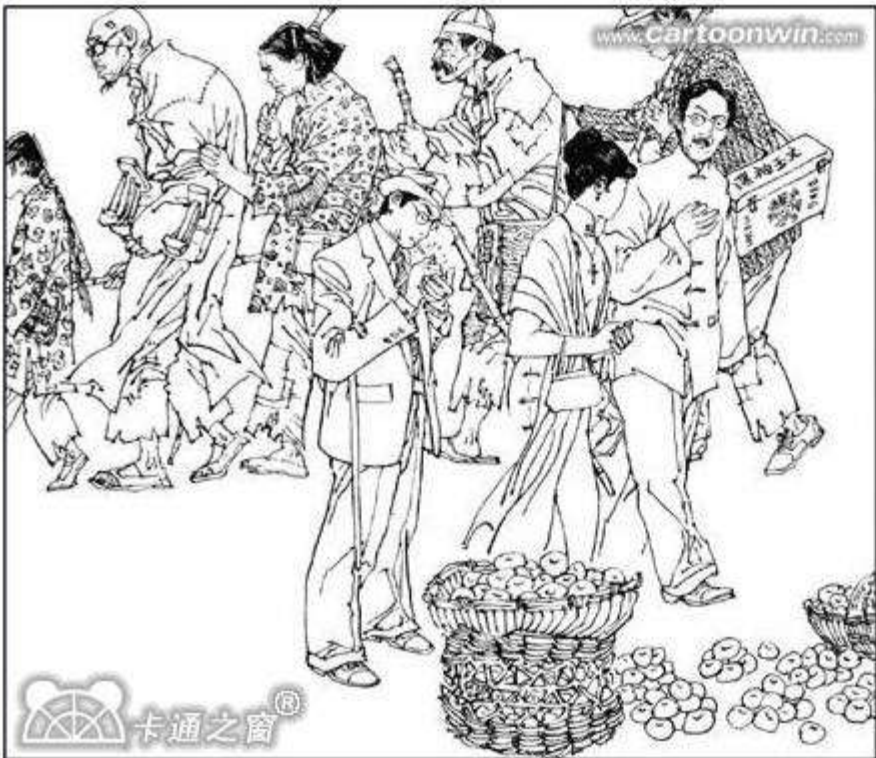
100. 买了胡桃，宝瑜同小贩闲谈几句。方知他是随厂迁到四川，工厂没有开工，靠捎来些土产卖了度日。朱佳富凑趣道：“爸爸反对你嫁到四川，看看，下江人不是都往这里拥啊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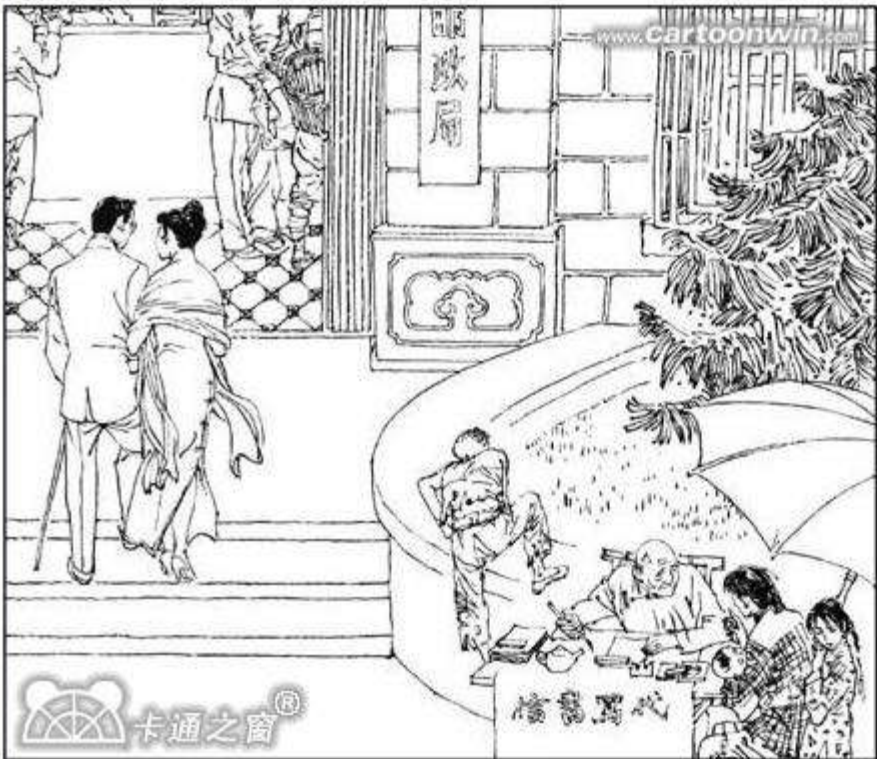
101. 街旁摆满了卖水渍货的地摊。宝瑜正在观望，一个矮胖子迎面过来，求董绍孙批点相因货，让他混口饭吃。





102. 董绍孙
斥他没安好
心，希望多打
烂船，好买水
渍货。矮胖子
满面委屈：

“自古碰礁烂
船天经地义，
不给你推销一
钱不值……”
怕纠缠没完，
董绍孙只好答
应给商务经理
打招呼。



103. 离开地摊，宝瑜叹那小贩可怜，董绍孙摆摆手说：“‘人不可貌相’。他靠卖水渍货起家，开了几家百货商店，成了离奇的百万富翁，依然舍不得丢了老本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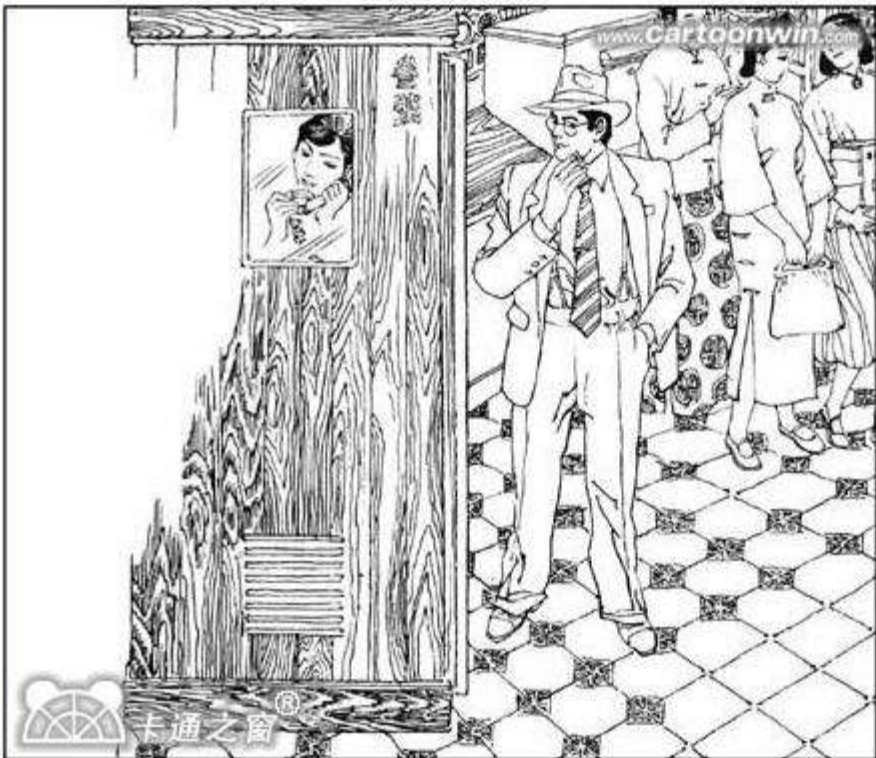
42. 当她显出妩媚沉醉的神态时，朱佳富甜言蜜语：

“瑜，谈成合并，我就去接爸爸。”“去接爸爸，这是你说的？”



105. 佳富望着充满柔情的宝瑜，说要带她重游杭州，去看看新婚时种下的丹桂树。董绍孙在旁插话：“陆先生正要派你去上海咧！”





106. 董绍孙张望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趁上海一批厂家关闭搬迁，陆先生派你去招收技术工人，廉价买进材料机器。”朱佳富会意：“悄悄扩大造船厂。”



107. 挂通了电话，当话筒内传来苍老的声音时，宝瑜只顾抹泪。杨老先生说想抱外孙儿，她才娇嗔：“上帝不愿赐给我安琪儿，别说这些，爸爸。”



108. 杨老先生又激愤地描叙了上海惨景：“我四家丝厂，被日本人飞机毁了两家，继母也炸死了。”宝瑜听后，祈祷继母的灵魂，在天堂安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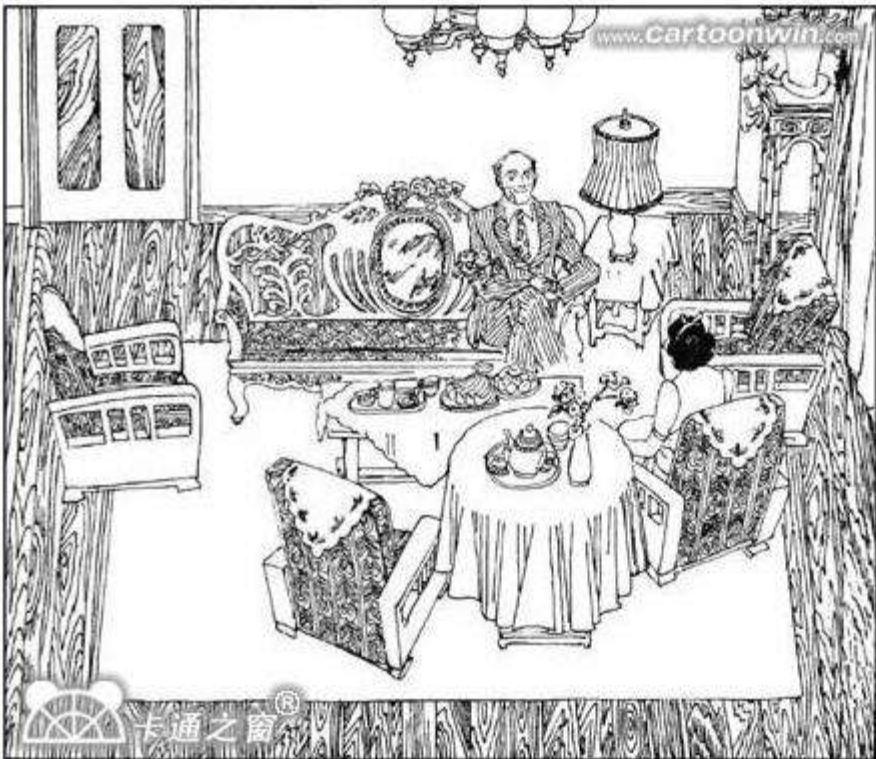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109. 儿女情长，没完没了。朱佳富忍不住接过了听筒：“佳富，迁厂建厂还要靠你多帮忙。我老了，产业终归你们……”朱佳富礼貌地搭讪着，心里暗骂：老滑头，想要利用我，拿空头支票笼络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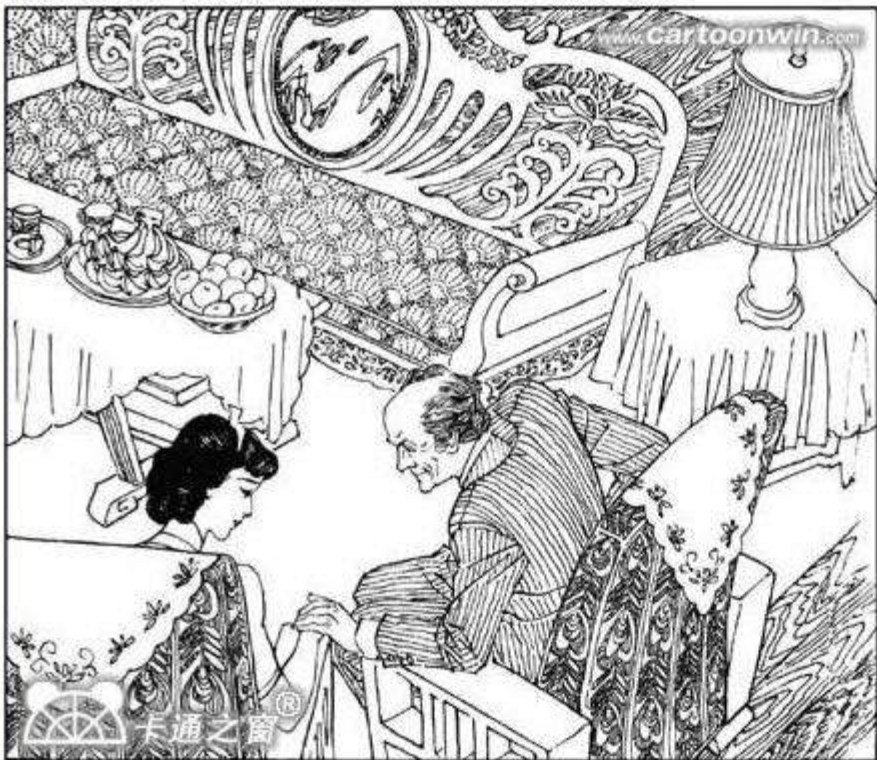


110. 再说，春燕在屋里一番打扮，自觉象个供人玩赏的洋娃娃，正觉得莫名其妙的伤感，拿着鲜花的彼特利克出现在门口。



111. 春燕歉意地说明主人不在，以为他坐会儿就走。但精心修饰过的彼特利克，话却滔滔不绝。他先谈中国的古诗，继而炫耀自己的财富，赞美春燕如花似玉。

112. 开始正襟危坐的彼特利克，渐渐活动起来。称赞春燕英语讲得好，他正需要这样的帮手。春燕暗感不安。



113. 盯着矜持妩媚的东方美人，他手脚越来越不安分。春燕心慌意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

114. 春燕听他像野兽扑食般地低喘着，如魑魅一般。她恐惧地躲避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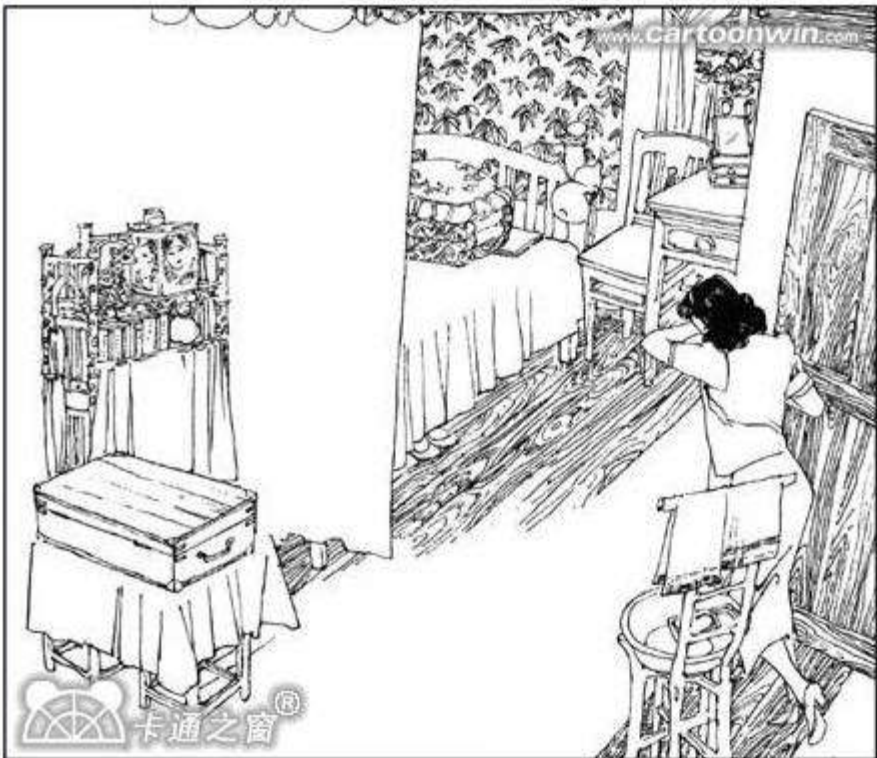
115. 见他眼里发出绿阴阴的光焰，春燕浑身颤栗：“猫头鹰，多像猫头鹰啊！”彼特利克喃喃不清地说：“春燕小姐，别怕，朱先生早已将你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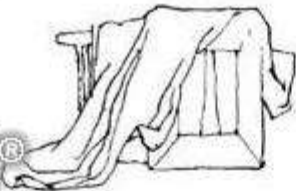


116. “啊，原来……”春燕恍然大悟，她陡然像沉下幽深的冰谷；又仿佛在钱塘江冲击的小舟中……她绝望地一声惨叫：“我的阿哥啊！”

117. 彼特利克吓了一跳，这才收敛心神，自我解嘲：“不愧名门千金，严守贞洁。”说罢收起礼帽手杖，回头叫了声“古得拜”。



118. 春燕又羞又气，跑回房里，失声哭诉：“朱先生，我服侍你多年，大气也没敢吭过呀！就忍心把我给老洋鬼子凌辱……”



119. 她哭一阵，想一阵，越想心里越发冷，这是一场交易！这是商品拍卖的包装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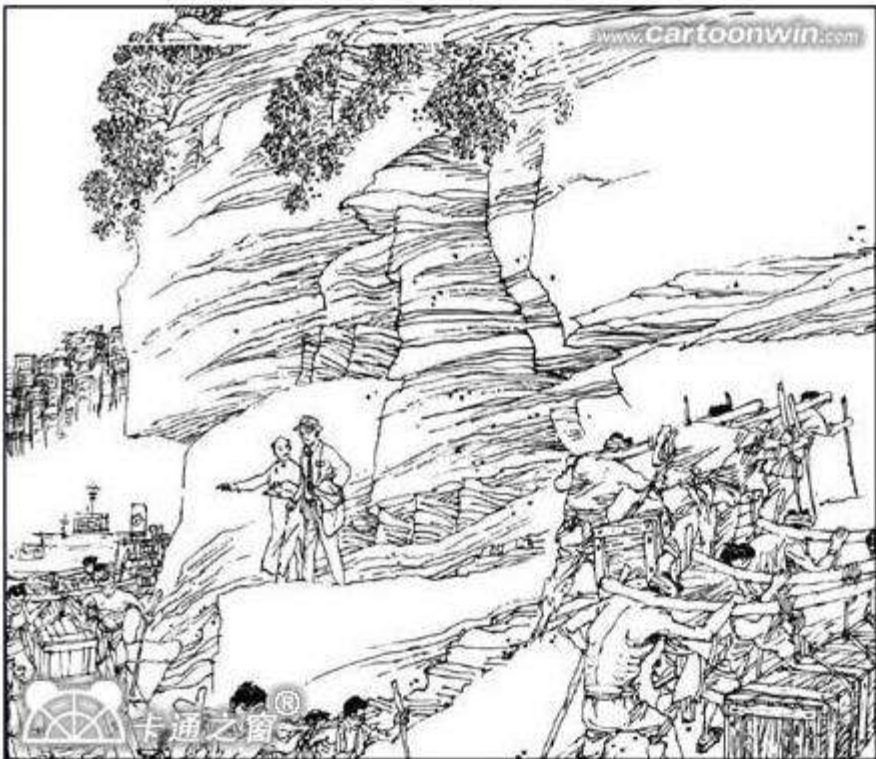


120. 春燕换上旧衣服，抬头看见耶稣圣像，痛苦的心中，闪现出一丝希望。她跪下想：主意定是朱先生出的，用基督名义求求小姐，也许能帮我免遭这场厄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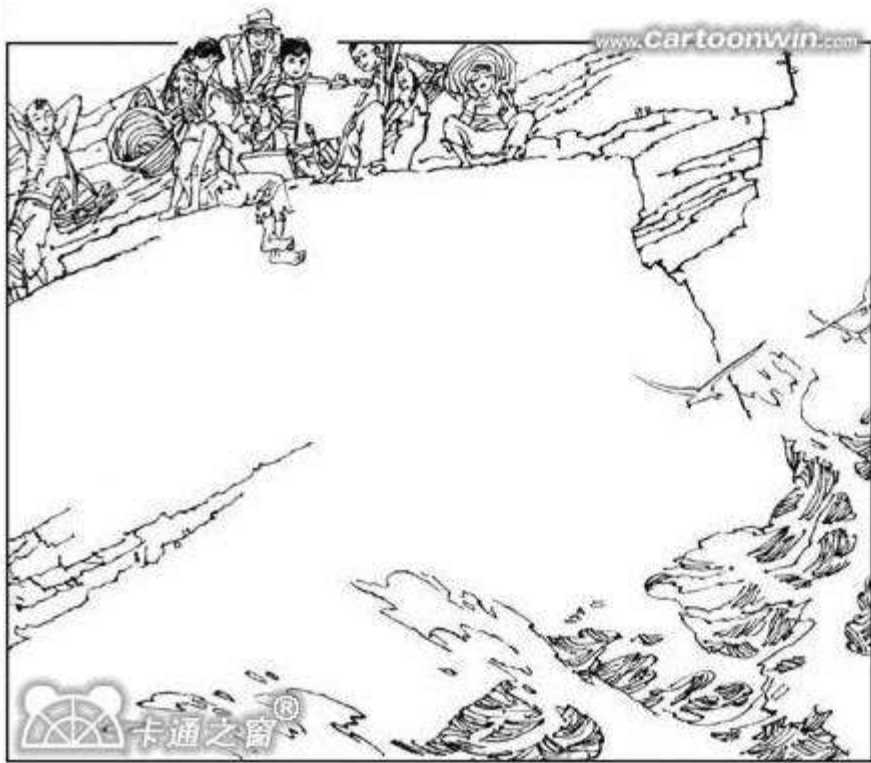


121. 她守候在楼梯口，怔怔地盼着小姐。终于归来的宝瑜余兴未消，却推说夜已深了，明天要随船去上海，就歇息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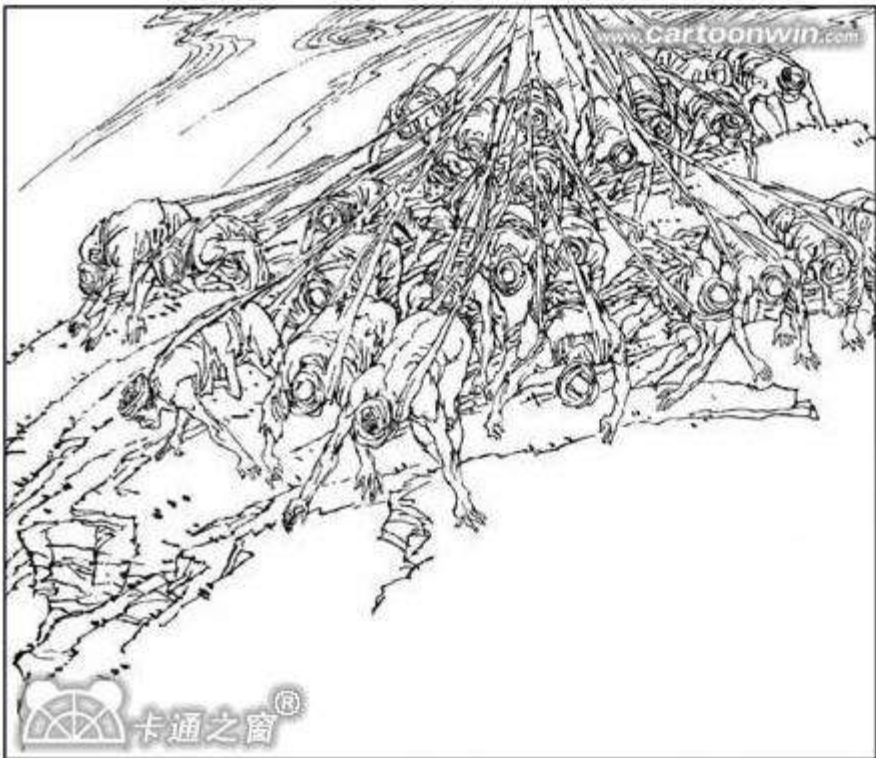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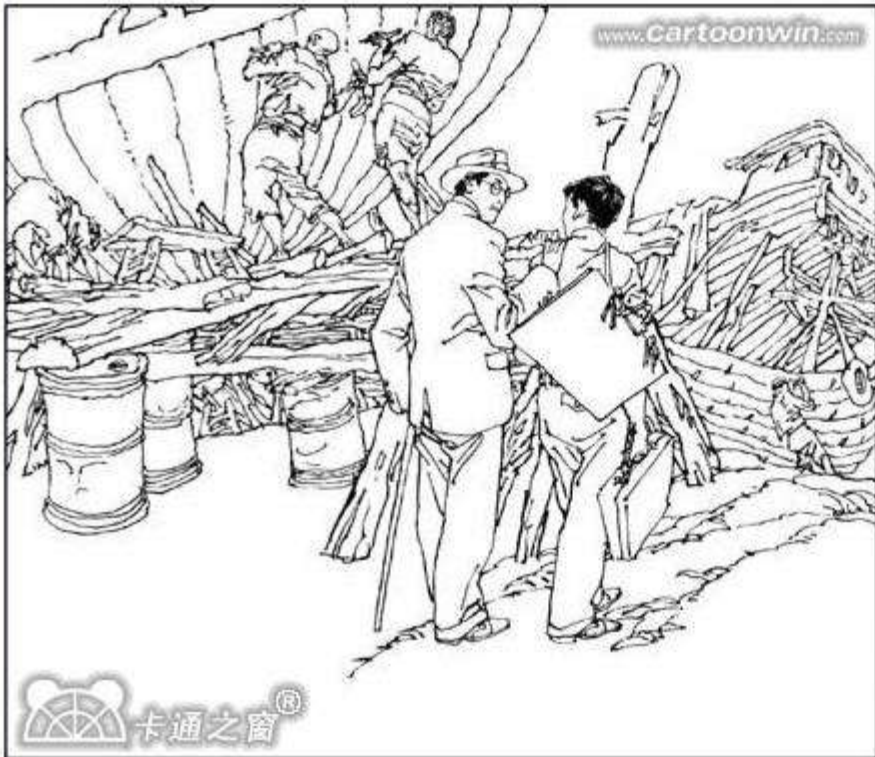
122. 朱佳富安排了这场相会，也不想去询问效果。他自信金钱对人的诱惑力；何况春燕生性软弱，又受过基督教的熏陶。他叮嘱宝瑜：“先回避春燕，迁厂后再作安排。”



123. 不久，上海的丝厂顺利迁来。宝瑜沉浸在家人团聚的欢乐中，朱佳富却对岳父偌大一份产业心驰神往。他一面张罗在窍角沱建厂；一面盘算着如何取得合法继承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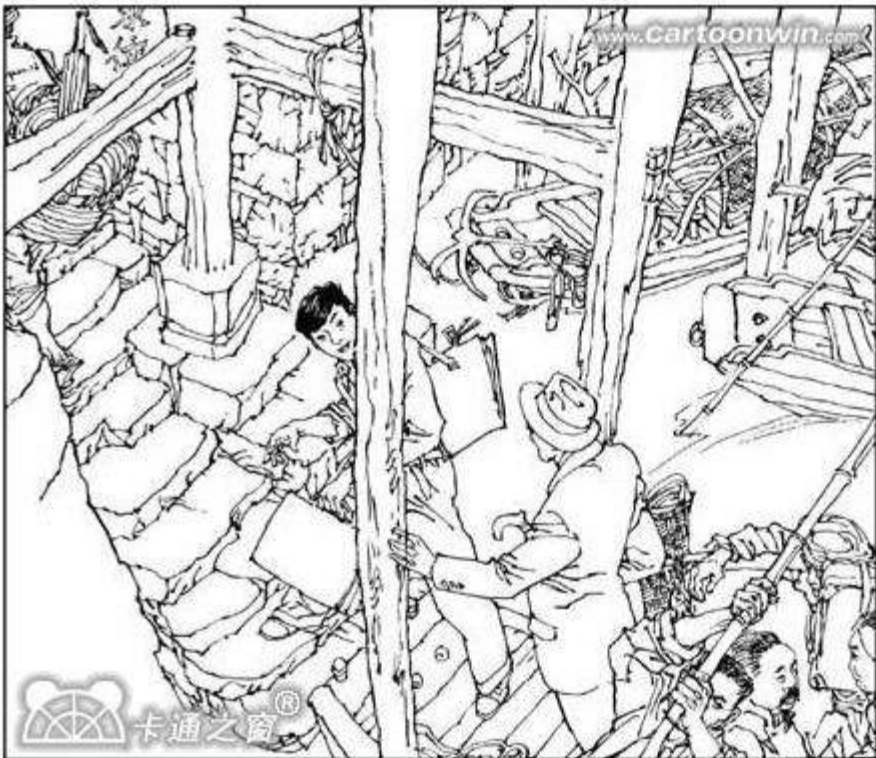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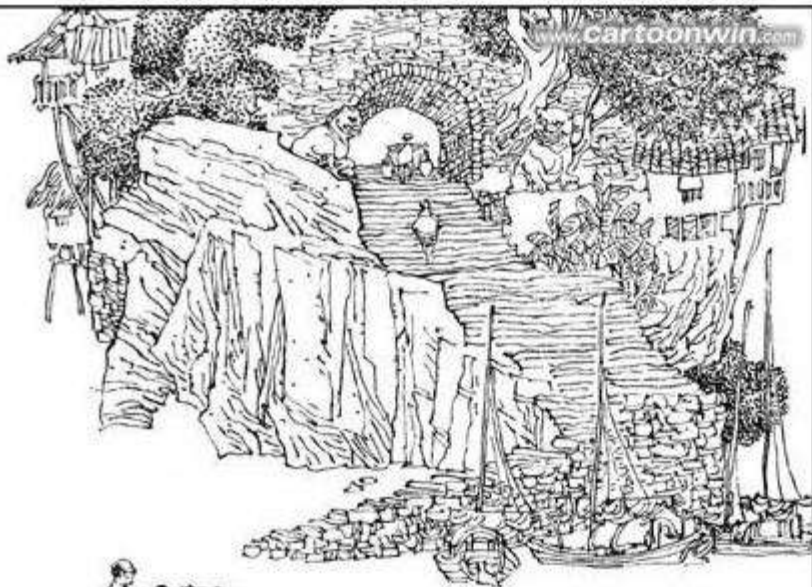
124. 怎样取代岳父独子宝生，冠冕堂皇地继承产业？朱佳富苦无良策。一日从公司回家，他忽见宝生手持画夹，在江边写生。这一发现，令他意外惊喜。



125. 急剧膨胀的财势欲，驱使朱佳富拿起画来，故作认真地瞅了一阵，表情夸张地啧啧称赞：“真是一副绝妙的川江夕照图！你能进艺术学院深造，一定大有前途！”

126. 听到夸耀，不谙世事的宝生心里乐呵呵的。隔一会儿，又收敛了笑容，埋怨阿爸要他学习管理丝厂。朱佳富乘机挑拨：“可别像我，走错路哦！落个无商不奸的生意人名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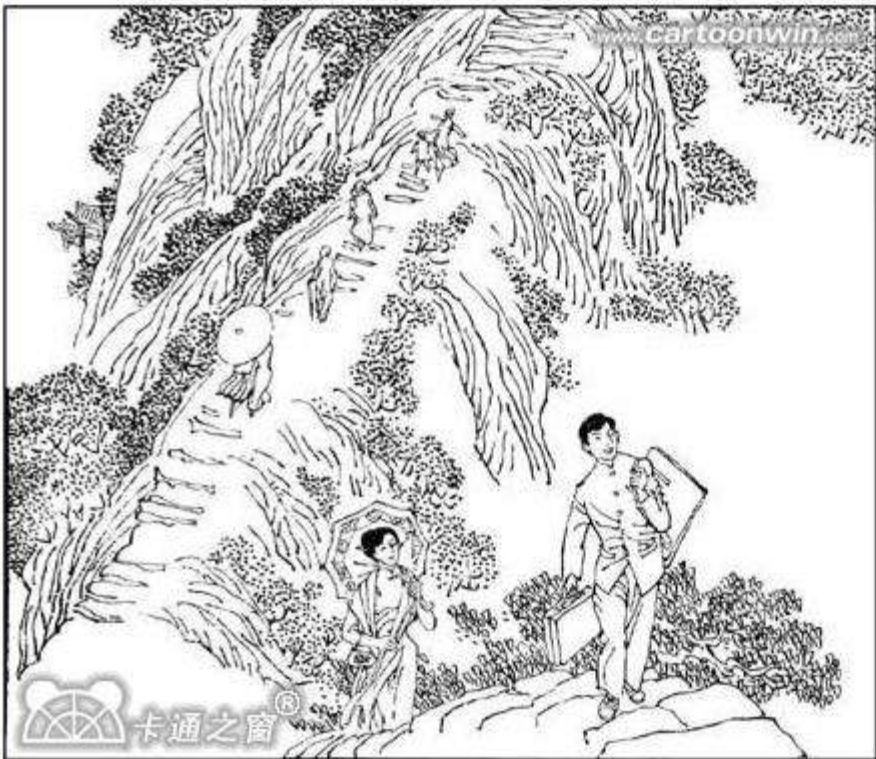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127. 朱佳富说自己年轻时也爱艺术，特别喜欢音乐。可惜后来学了经济学。要不，也许成了有名的音乐家！单纯的宝生，被说得心潮翻滚，求他帮助实现理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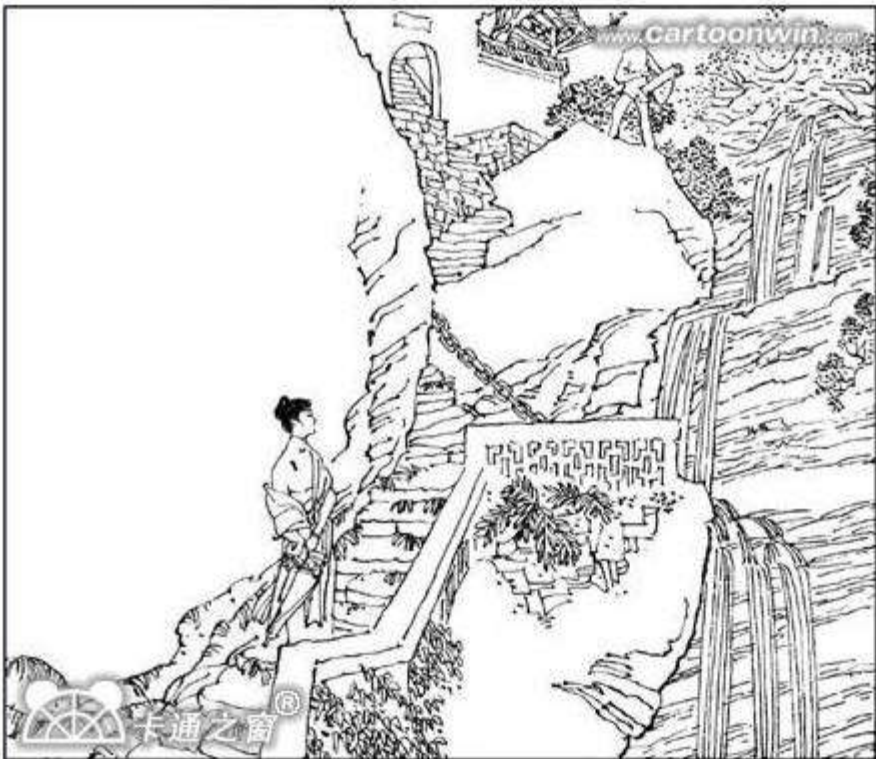


128. 朱佳富
见他乖乖就
范，好不得
意。几天后，
他暗地请了老
师，指导宝生
潜心学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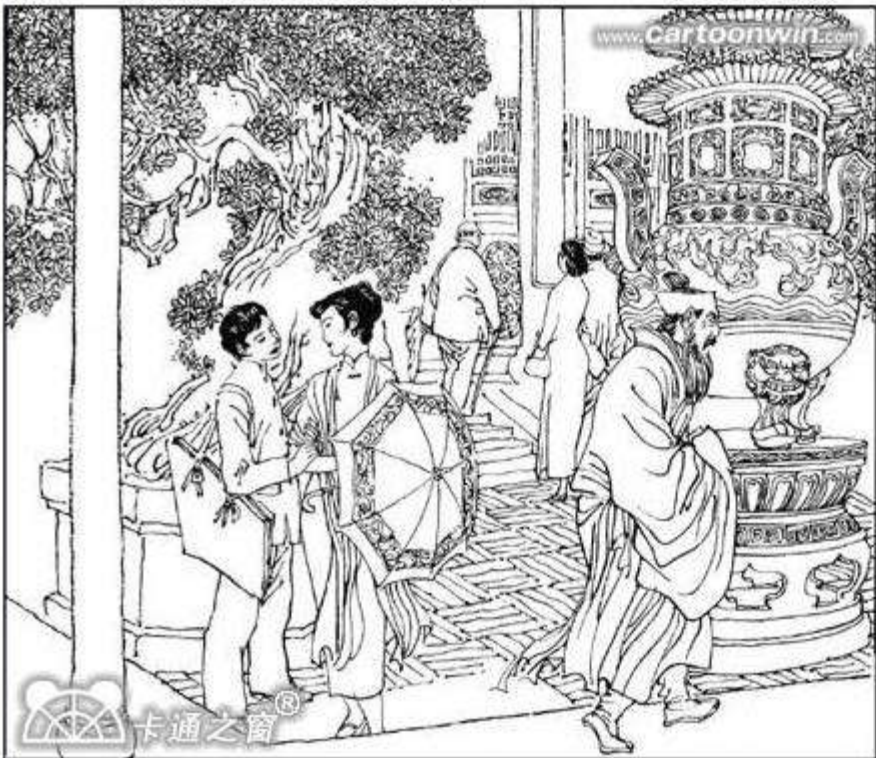


129. 朱佳富使出浑身解数，极力为丝厂卖力。他对带着感激神情的岳父说：“爸爸人地生疏，建厂营业，购进卖出的事情，就交我替您料理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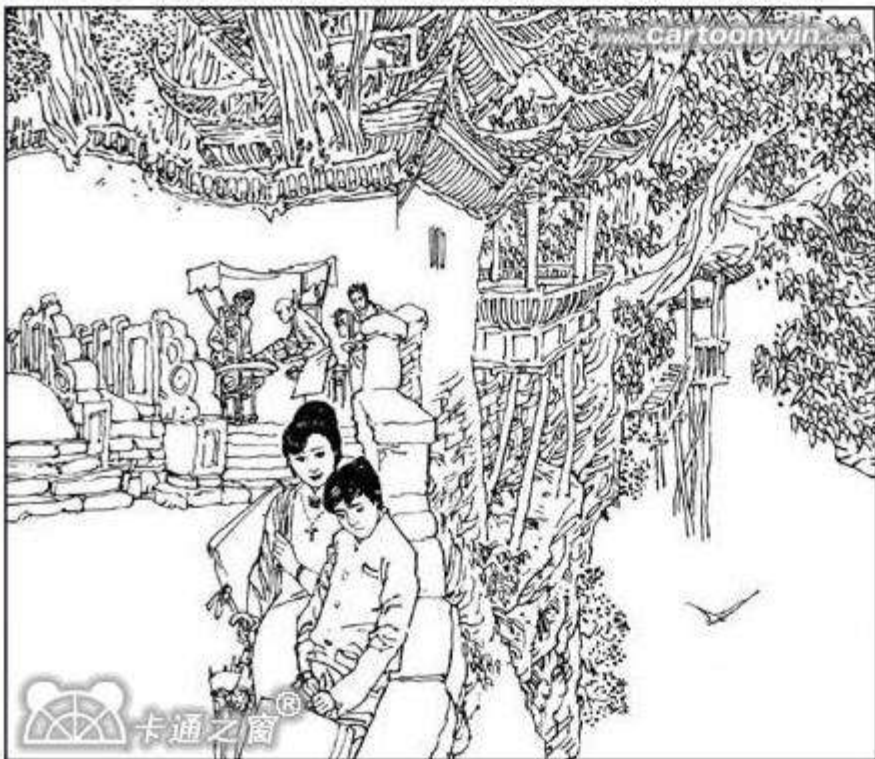
130. 他操持精心，言辞动听，逐步得到了岳父信任。翌日天高云淡，他鼓动宝生去约宝瑜，到真武山上写生。



131. 宝生在山顶画了一阵，说：“阿姐，阿爸现在最听你的话。我不愿意和金钱打交道，你劝阿爸把丝厂交给姐夫兼管吧！”



132. 宝生说姐夫如何精明强干，也赞成他学习艺术。宝瑜听了，联想近日朱佳富美言劝她说服父亲，送宝生外出读书，禁不住一阵心酸。她劝宝生还是应该帮助阿爸管理丝厂。





133. 一听这话，宝生脸上憧憬理想的热情光泽，顿时消失了。他沮丧地嘟起嘴巴，泪眼汪汪。十分疼爱阿弟的宝瑜又心软了。

134. 几经周折，宝生被送往艺术院校。宝瑜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，这天午后，脸色苍白的春燕，来到宝瑜身边说：“汪嫂去忙，我来给小姐梳头。”



135. 趁此机会，春燕倾诉了多日的难言之隐，哀求小姐替她作主。宝瑜叹口气道：“我是为你好啊！你朱哥是有远见的人，也认为这门婚事美满。再说，彼特利克是基督教徒……”



136. “不，他是那样无理……他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父亲啊！绿眼钩鼻，多像猫头鹰……”春燕抗议着，不慎将宝瑜的翡翠发饰滑落在地。

137. 宝瑜心疼摔碎的翡翠发饰，更难忍对基督教徒的不敬。她气恼地推开春燕的手说：“仁慈的耶稣也是外国人，圣像你也怕吗？明智的上帝呀，开导开导这迷途的羔羊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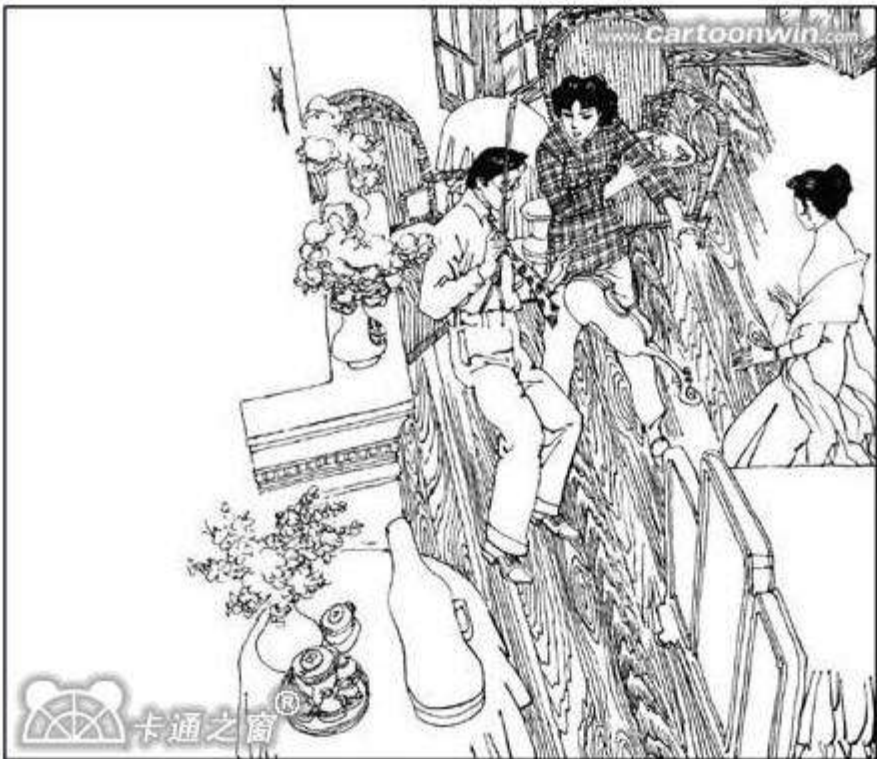


138. 春燕唯一的希望破灭了！她不再流泪，望了一眼专注祈祷的小姐，转身打着呃逆说：“我服侍小姐十几年，也可以抵了房饭钱。让我清清白白地走吧！”



139. 朱佳富的计划，都在如意进行着。这日他跨进门来，得意洋洋：“双喜临门。第一，我代春燕收下了订婚戒指，彼特利克先生将在重庆教堂举行正式婚礼。”

140. 春燕像是听见宣判死刑，痛楚的心都麻木了。朱佳富见她似笑非笑，愈发相信金钱和圣经的作用。他从精致的盒中，取出白金钻戒说：“做了高贵夫人，可别忘了我们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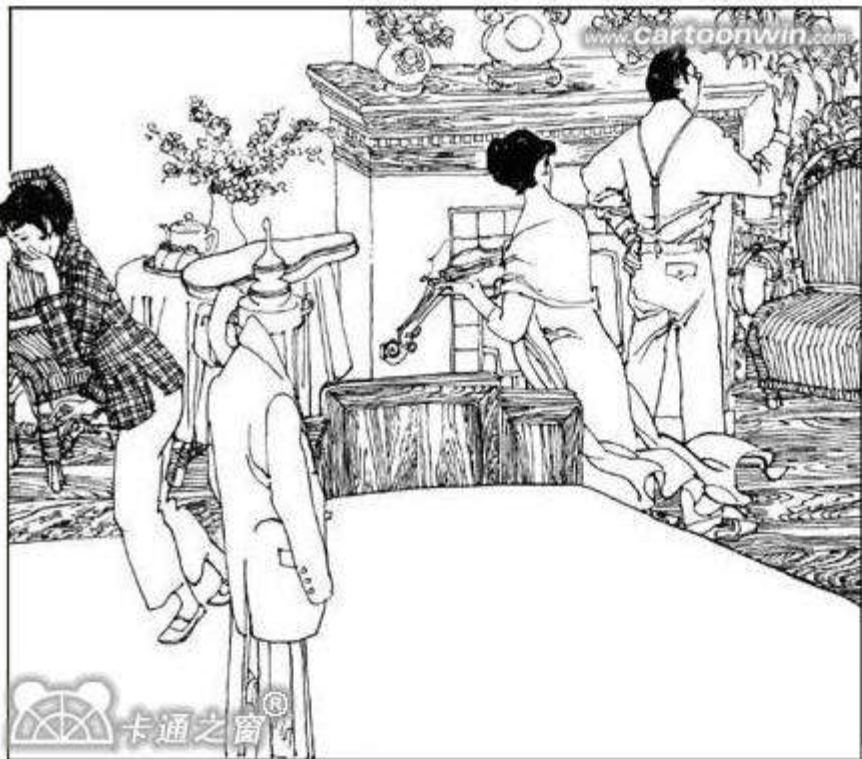


141. 他把戒指放到春燕身边的茶几上，接着宣布第二个喜讯：“今晚在金城饭店，陆先生为我举行荣任仪式。”说罢取出小提琴，要为这双喜临门奏上一曲。



142. 春燕听到欢快的旋律，犹如万箭穿心，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冲上去“咣当”一下子，随即爆发出撕心裂胆的哀叫：“我恨……恨透了这把魔琴！”





143. “啊，你疯啦！”宝瑜惊愕地扑过去，拾起跌得破裂的提琴。朱佳富气极了：“春燕，别以为你真是小姐！”

144. 春燕一阵狂笑后，哽咽着说：“小姐，你善良仁慈的心，被这魔琴的声音迷住了！”说完踉跄而去。



145. “春燕，春燕……”宝瑜尾追下楼，见悲泣的春燕，左右为难：真不忍心逼这孤女，但现在已接下订婚信物，若不成全，又会使丈夫难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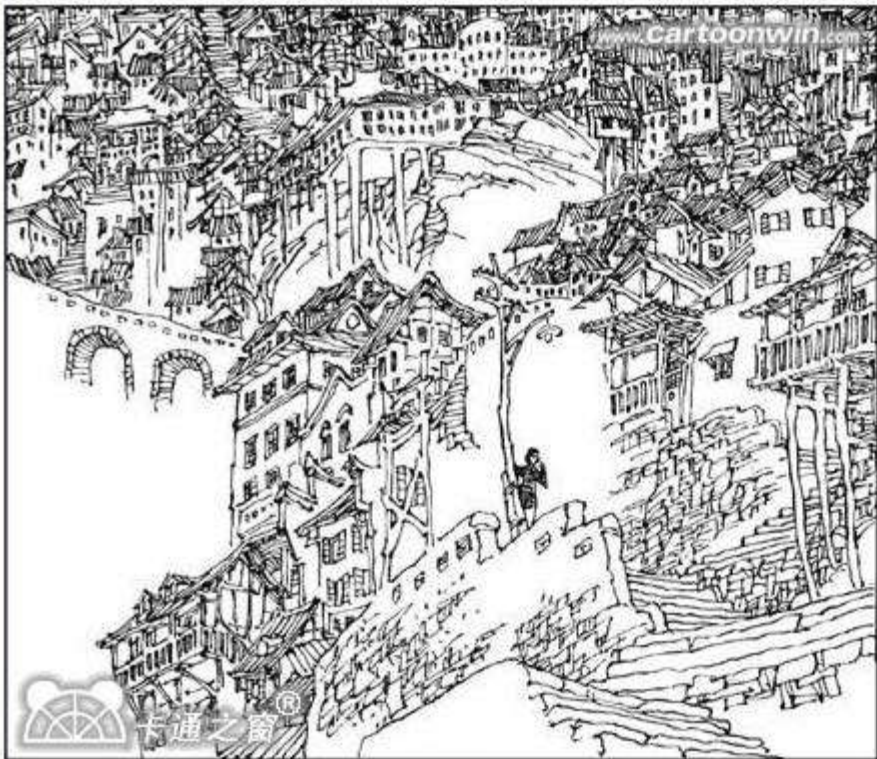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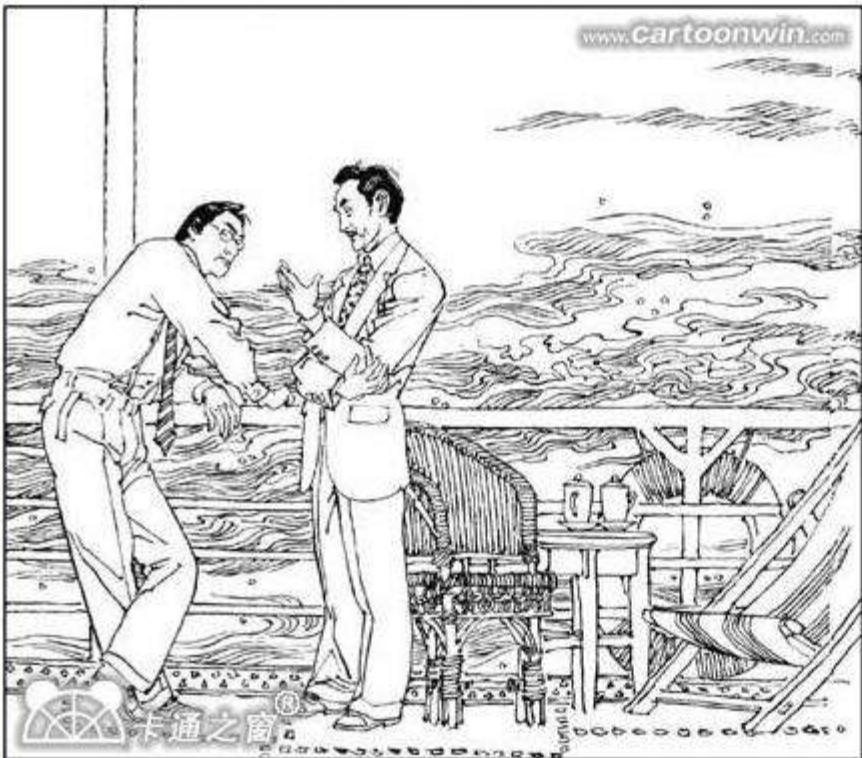
146. 楼上传
来朱佳富急促
徘徊的脚步
声，宝瑜坐不
住了：提琴是
丈夫珍爱的定
情物，被摔破
损，定感心
疼。她急于给
佳富分忧，只
有撇下春燕。

147. 夜幕降临，一阵汽车喇叭声，将春燕从屈辱、激愤中唤醒。她见轿车驶进了院子，接着传来频频祝贺之声。她抱起唯一属于自己的小葫芦，悄悄出了门。



148. 春燕象
个梦游者，漫
无目的地串街
过巷，不知哪
里有逃避这场
厄运的地方！
她迷乱地嗫嚅
着：“鬼，都
是鬼呀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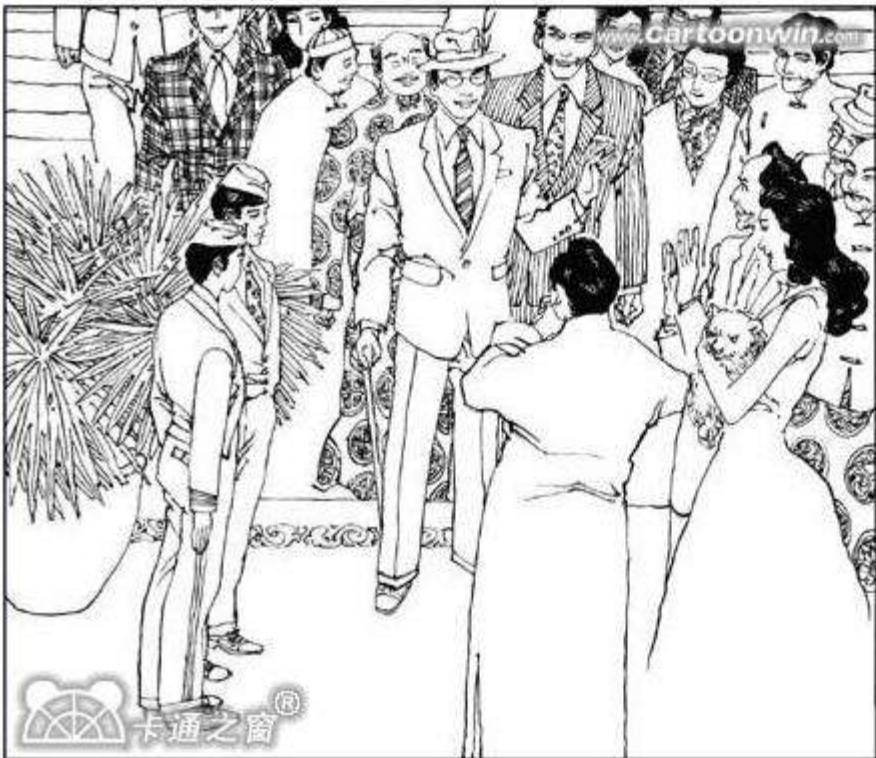


86. 几天后，朱佳富与陆祖福去涪陵会见高伦。途中，又是一场隆中对。陆祖福说“巨富”洋行资本殷实，历史悠久，又托庇于法国人。“民成”“巨富”实力相当，只能在川江平分秋色。



150. 她向金城饭店投去最后一瞥时，望见了神情惆怅，左顾右盼的杨宝瑜。春燕知道：小姐是在寻找自己啊！

151. “小姐……”春燕一阵冲动，差点向杨宝瑜奔去，但她迅速收回了迈出去的一只脚，伤心自语：“小姐，愿上帝唤起你的良知，不然，你也会不幸的啊！”



152. 这时，朱佳富招呼了一声仍在张望的宝瑜后，与彼特利克迈着绅士步子，登上了白玉石阶梯。春燕没有再停留，沿着大梁子猛走。



153. 十字路口，有个汉子跟了她许久，用不胜关心的口吻说：“要帮佣，我给你介绍个雇主！”

154. 她为一
线希望高兴片
刻，很快却发
现上了当，是
被骗进了烟馆
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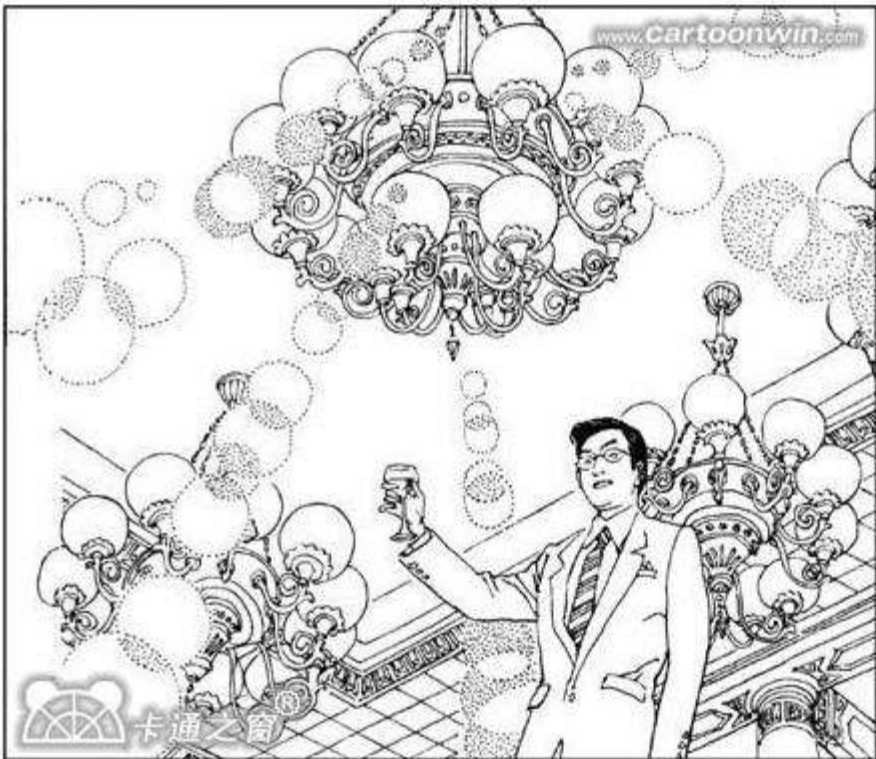


155. 她好不容易挣脱出来，跑到朝天门码头边。想到父母早归黄泉，阿哥杳无音信，朱佳富拿她孝敬洋人……只觉头上黑沉沉，眼前迷茫茫。



156. 接连的打击，使她神思恍惚，哗哗的嘉陵江涛，撞击着她的心扉。春燕绝望地想：万水相通，让长江的白浪，把我送回宁波家乡的小溪吧！

157. 她依偎着小葫芦，瑟缩着走向江嘴。然而，死的恐怖向她袭来：我不愿死啊！我不怕吃苦，明天找雇主，去当佣人……



158. 想起明天，她又提心吊胆，那伪善的面孔，那鹰鼻绿眼，能逃出他们的魔掌吗？她面对冥冥夜空，吻吻阿哥亲手给她挖空的小葫芦，最后发出凄婉的呼唤：爹娘，我回来了……